

待期



期二第 卷一第

白晝
 待着驅散它的
 黑夜，我們期
 着「晴天」；
 子，我們期待
 達到陰雨の日

版出社刊月待期 北平

日五月四年六卅國民華中

論著

文學與現實……梁實秋
論現代文學……郭沫若
高爾基的「三人」……岩谷
談詩與詩人……岩谷

散文

哀悼……東方
拾得……東方
安得大杯盛月光！……仲
雪與太陽……仲
遠方的人……仲

詩歌

夜色……廣
慰籍……廣
迎春曲（外一章）……丁
夜遊賦……蘇
人民的苦訴……蘇
退去吧！撒旦！……蘇
風事……蘇
亞村的故事……蘇

雜文

沐猴而冠……蘇
小話風水……蘇
白髮老人……蘇

小說

帆船……蘇
背影……蘇
烏鬼臉……蘇

時評

寫在前面……蘇
看！菲律賓獨立了……蘇
學足輕重的中國人……蘇
際意陳儀以諸國人……蘇
如此世界……蘇

漫筆

封面設計……孔

編者的話

沒想到「期待」的第二期便誤了期。我們羞於寫一些辭答的理由。乾脆的承認：「自家窩囊！」
我們以為：本期的內容比上期結實些。當然，這還不是我們所理想的。這裡，不想篇篇介紹，請朋友自己去估價吧！我們還沒養成自吹自擂的不要臉的壞習慣。

編者不勝隔越之至的是，怕有人以為「期待」變了質，好好的純文藝刊物，為啥又弄了個「時評」？朋友，你不要慌！在時評欄裏的「寫在前面」的一段話裡，我們說得明白白白的了！「時評」並不能妨礙我們「期待」先天的文藝的本質。倘你發現我們的時評不深刻或者不高明，我們會默默地聽候指教。但是誰說我們是那「一黨」的尾巴，或者說那是那一派的囂聲，好，咱們拼上僅有的一顆腦袋去決鬥吧！
當我們接到陌生朋友們來信及稿件時，不知道我們高興得要捧東西了。我們握緊了你們伸來的一隻隻熱情的手。這樣子，即使我們寫了錯字錯來辦「期待」也是甘心的。

投稿簡則

- 一、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雜文、書評、通訊、雜譯（須附原文），時評等為限。
- 三、本刊歡迎批評本刊已登出之各種文章。
- 四、來稿一經刊載，酌致薄酬。
- 五、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者聲明。
- 六、來稿除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 七、來稿務希用稿紙寫清楚，標點符號亦仿一格。
- 八、來稿請寄北平孔德東巷七號本社。



文學與現實

梁實秋

文學不能脫離現實。所謂現實，即是實際的人生。離開實際人生的文學，大約有幾種：一種是神仙的文學，我們中國過去所謂的遊仙詩，寫的是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與實際人生關係很少，外國的文學之以神話為題材的（除非是高度的人性化）也是與人生頗為隔絕的。一種是唯美主義的文學，追求的是美，其極端的境界是音樂性的，注重的是聲調，形式，意境，我們中國過去許多的詩詞歌賦只知道考究音節韻藻，而忽略了內容，外國文學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的墮落時期流於享樂，幻想，也是屬於這一種，全是有意的逃避現實。一個文學家，不正視人生，不積極的體驗人生，不誠懇的開明人生，其結果不是趨於玩物喪志，便是流於墮落頹廢，均無足取。

但是現實的文學並不是隨着社會現象而亦步亦趨的只做忠實反映而已。例如說，在對外作戰的時期，便寫「抗戰文藝」，抗戰完了便寫「建國文藝」或「民族文藝」，這都是很膚淺的看法。文學的任務並不是趕時髦，所謂「文章千古事」，並不是只圖暫時的功利。文學也不是宣傳，也不是什麼武器，有人要借用文學做宣傳武器，當然也未嘗不可，不過那只是借用，不是正用。文學作品的好壞，能否持久，另有標準在。一時大受歡迎的作品，很可能不久的就被人遺忘。所以我所謂文學之不能離開現實，並不是一種淺近的功利的說法。

須知人生現象是很複雜的，其中有多少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永久的糾纏錯綜。這些問題的研討與解答，都不是文學的範圍內事。阿德德給詩下一定義云：「詩是人生的批評」，我覺的這是陳腐的狂妄的。這些問題應該交給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去研討解答。從前詩人

是先知，是超人，無所不通無所不曉，近代則學貫專攻，各有範圍。文學應該遵守文學的藩籬。

文學不能反映時代嗎？當然能。事實上，任何文學家與文學作品都有無意的反映了時代。不過，反映時代是一件事，文學之能否成為文學，能有多少存在的價值，却是另一件事。例如所謂「抗戰文藝」在抗戰期間風起雲湧，有些國語有些作者有些文字都以爲文藝與抗戰有不可解的關聯，好像凡文藝即須「抗戰」，與抗戰無關即不是文藝的樣子！抗戰終了，那些文藝有幾種還保存一些生命呢？「抗戰文藝」中當然也有些比較好的東西，也許可以將來不被人遺忘，但那是因爲那是文藝，並不是因爲它與抗戰有關。再舉一個遼一點的例，「普羅文學」運動也有不少人吶喊過，而今安在哉？時代是流動的，藝術是永久的。再舉一例，易卜生的「娜拉」一劇，是不是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現象？當然也可以說是。可是，容易卜生不備反映時代（他自己還否認有這種用意呢），他的成功乃是由於他能抓住文藝的根本。

那麼，文藝的根本是什麼呢？什麼才是使文藝能成爲文藝的要素呢？說來很簡單。文學家面對着人生，要不爲表面的現象所眩惑，要透過那萬花撩亂的現象，要把握住現象背後的人物，要鑽研那些人物的心理，要發掘那萬古常新的人性，要描寫那永久普遍的基本情感。能如是，則文學的能事盡矣。

所謂「報告文學」是個名詞的矛盾。報告如何能是文學，那只是新聞紙的資料。那只是給政治經濟社會學者做參考。文學似乎還不是這樣的一個附庸。文學與現實有密切關係，却不是這樣膚淺的關係。

文學家不該有社會科學的知識嗎？不，這種知識非有不可，越豐富越好。如果不懂社會科學，單憑了單純的本能與粗淺的觀察，那麼遠表面的

人生現象都不瞭解，何況更深一層的潛在的人性？不過，文學家觀察人生，其態度與社會科學家不同。文學家無端提供解答，因為他不停留在現象的階段，他深入於心理的領會，他描寫的是人性，最後的人生之謎是無可解答的。文學家，希冀的乃是全讀者從作品中能深刻的認識人性，並不是要幫助讀者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更不是要煽動讀者採取什麼行動。

種種現象背後的人性的透露，才是文學家所最注意的現實。一個歷史故事，背後有人性，一個現代社會問題，背後也有人性。所以文學之不脫離現實，並不是說文學一定要反映時代。

控訴司馬相如等的文妓路線

蕭 垠

法國的批評家蒲風 (Bulfon) 這樣說：「文人是人」。我們中國也流傳着一句極通俗的評語：「文如其人」。這兩句話，不約而同的說明着一件事——藝術之主觀性的根源就是作者的個性。不容否認的，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之表現，常常就是作者個人的一面鏡子。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很早就這麼說過：「賈生俊發，故藻而麗清；長卿傲誕，故理而辭澀；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氣昭而事博……」。這是說，文學作者的作品，決不是輕易產生的！尤其是一篇能够屹然獨出，或被一致唾棄的作品，它都與作者本人有關。我們都知道每一個人的生活狀態、體力、修養……等是有差別的！因此，各個人的性格，也就不能完全相同；那麼，他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以及他獨自的生活表現，自然也就有他特殊的地方。

如果我們承認前而所提出的話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得繼續承認下面那句話的真實性：個性可以影響藝術的空氣，可以影響作品的面貌。

現在，我們就根據這種道理，要批判一羣身爲「文妓」者所走的錯誤的道路；他們是「御用文人」，他們是「文學弄臣」，他們變成了文學道路上的盜賊！

首先，我們將提出司馬相如、東方朔、王褒……等歷史角色來，鐵面無私的控訴他！他們這一羣有階級的幫閒者，替漢帝國製造了大批的「黃色文學」，而不幸竟在今日變成了大批「黃色刊物」的發行；而不幸這

有大批的「御用文人」們，錯將進步的廿世紀當做了漢帝國時的世紀，仍在爲統治者製造反動的論調，破壞了我們文壇上的整潔性。

回頭看過去，當漢帝國的卅年壽命將要崩潰的時候，漢帝國便接着以嶄新的姿態興盛了起來。四百年的壽命，證明着他的根非穩固，國力強盛。我們有三輔黃圖，可以窺望那建章宮的千門萬戶的迷人眼目；我們看西京雜記，可以回憶那未央宮的極其奢侈華麗。漢帝國的統治者在身受戰亂的痛苦後，就這樣的借重那經濟的物質的基礎，去恣意的表示他們的生活悠閒，享受豪華。他們除了建宮殿打田獵，求神仙，游酒色，羽力擴大上層生活的主题以外，就是聚養一批專供解人無聊，給人開心的「文人」們；這些人們給統治者歌頌昇平，而本身就孤獨成威的在掛着辭章藝術，無恥的借重君王飽食之餘，去描寫那些與大眾生活毫無關係的京都的壯麗。「皇帝以此取樂，作者以此得寵」；這種事實，幾乎在所有正義的文學史者的筆下都被指摘了！他們，有意忘却農民大眾的困苦線，他們有好多人忘記了自己的父母原來在過着怎樣被奴役的生活，而專爲了向少數人阿諛，爲少數人爭寵，而大批製造着一些脫離人民的东西來，失掉了文人的節操。這種歷史罪過的形成，總怪不得旁人吧！

我們看漢書東方朔傳：「朔管至中常大夫，後嘗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隱囑而已」。再看枚臯傳：「臯不通經術，爲賦頌，好遊戲，以故得蒙賞幸」。以及王褒傳：「上救從遊等遊獵，所幸宮館，頌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讀者多以淫靡不念。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發誓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倚歌，音聲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模悅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身賦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奕者遠矣！」類文思義，可見當時統治者對於那些文人們是抱着怎樣褻褻的一種觀念在使用着他們。枚臯也不過是「好遊戲」的原故才得到了皇帝的青睞。王褒的生活我，正就是建章在他的一曲歌頌上，多麼可憐啊！如果有一日被皇帝不喜悅時，最後仍然是得不到「賜帛」的。由王褒等個人看起來，由他所生活的時代來看，他們的封建意識過於濃厚，我們固然還可以原諒他們一點。但是，今天的黃昏的頭，仍然由大喇叭筒內播送靡靡之音，色情醜態到處充斥，的確是不可有恕的了！王褒傳寫王褒：「賢于倡優博奕者遠矣」！似乎還有點替他招架，但是後東方朔這一羣專供統治者「談興而已」的人們，身雖爲文人，而生活、人格、都自形表現到了「妓女」的道路上。他們硬拖着自己的肉體被人玩弄的「文妓路線」，替統治者粉飾太平，結果遭遇批評，你說這想

誰？

法國的大藝術家哥梯亞(Gautier)在其所著藝術的意義裏說：「藝術作品的獨自性，單獨印像，獨創力等是由於作家所透入于其作品中的東西——他的夢，他的野心，他的希望等生于他的心，和屬於他的心弦的東西，注入在他作品裏而產生的。」我們承認這批評非常中肯而有力，我們深深的感覺到司馬相如等的阿諛宮廷的文字，就是「文妓路線」者的最好的鏡子。

劉琨在他的淪賦裏說：「遂末之倚，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感體要。遂便繁華損枝，管輅骨，無費風軌，莫益動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賈誼於霧縠者也。」拿這樣巴結貴族的東西押人看，怎麼能令人民大眾看得起？

司馬相如結果是害了個淋病死去，給他本身造成了一個不可原諒的證據。像這些「言譚侍從之臣」的「朝文論思，明獻精」(班固兩都賦)的結果是什麼呢？也不過是「弄臣」而已。

但是，「文妓」之山來已久！算起這個賬來，遠一點，我們還可以攬腰提出個宋玉來！我們敢大膽的說，宋玉是一個開闢「文妓」道路的先驅者。我們試翻開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等賦來看，我們就會立刻覺得宋玉實在不過是個陪着君王說說笑笑，玩玩要耍的一個面目姣好，服飾華麗的小伙子，並且，態度是那樣的輕佻！本來，在戰國時期有這等男性「姿態服飾以模擬女性為美的風氣，而作為「文學弄臣」，又稱為「文妓」的宋玉等，正好就作了那個時代的犧牲者，永遠注定了他們錯誤的里程。

「文妓」的道路向後伸長着，擴展着；到後來，他使南北朝的混亂局面裏，平添了不少的淫色，肉慾性慾的大膽表現，色情肉麻的大量製造，極盡其放蕩淫亂的能事，把當時原來可能是很好的青年們，都一個個的拖進了「淋病」的禍坑裏。廿二史劄記中宋齊陳多荒主及宋世閹門無禮、湯惠休所作的自序歌：「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艷麗將欲然。爲君嬌媚復遲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長袖拂面以自煎，願君流光及少年。」像這些文學史上留下的污點，總不是旁人污蔑他們的吧！

南北朝是一個君主官僚生活淫蕩的半頭，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國有外族侵略之禍，民有身敗家亡之痛；統治者爲了保存他們的殘局，當然，就很可能的要「文妓」們來配合了。但是，歷史已經又推進了兩千年，在我們這個人民世紀中，在我們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加強建設的今天，爲什麼我們的文化園內，却仍還飄揚着毛毛雨、妹妹我愛你、春江花月夜……等

的肉麻小調兒？學習着資本主義的美國，把不少嚴正的論調都降低了，去遷就無賴！大批的黃色新聞寧可稍淺下流，而不顧及鄙薄。大批的御用文人，製造着大批的保守的，落後的，反民主的，文學理論來，寧肯賠着錢去宣傳，而不再爲時代的要求去設想。這些人，喘着氣，急忙忙的爲「御用金」而投機，點綴這個要求變好的世界，使他們「黃色文字」的本領，「文學弄臣」的身段在這個時代裏越趨越顯。

表現在電影一方面，更是「肉麻、香艷、衝動……」等不知恥美國大賬式的廣告在人們的眼前晃動。表現在出刊方面，「方地報」，色情小說如北極風情畫……等大肆猖獗；表現在文學理論方面，有人大聲疾呼的尋求青年向「現實」學習，要人人都學頭在「雅堂」裏，避離炮火，一享清幽……；像這些形象的產生，像這些東西所支持的文化，創造的文學，試問你，它給我們人民大眾究竟能有多大的好處，我們只看見這種早就應該老朽了的「文妓路線」，照樣在滋生、伸展，我們難道不應告訴他們麼？

「文妓」、「弄臣」的道路發展下來，就這樣洪水似的造成了兩股主流：一種是專門製造色情文字的黃色文學者們，一種就是被御用了的整天在想法製造着歪曲理論的「文學弄臣」們！這兩種人，我們將以「文妓」的罪名去控訴他！他們的道路錯誤，他們的人格破產！我們爲了保持文壇的純潔，爲了以文學工作者的力量多爲人民幸福設想一點，今後，將永遠在任何的情勢下，將那些「文妓」們迎頭痛擊！

一九四七、三、於北平

阿Q 胚子(補白)

類原始的、多麼古怪啊！他有力氣，有智慧，有正義感，有人類所共有的種種優點，就是說他底人類所共有的優點，他底優點，他底優點，他底優點……

類原始的、多麼古怪啊！他有力氣，有智慧，有正義感，有人類所共有的種種優點，就是說他底人類所共有的優點，他底優點，他底優點，他底優點……

類原始的、多麼古怪啊！他有力氣，有智慧，有正義感，有人類所共有的種種優點，就是說他底人類所共有的優點，他底優點，他底優點，他底優點……

余於中國文學獨喜魏晉。魏晉而外又喜明代，蓋中國文學向受儒家思想支配，經學之士無論矣。即一般文人莫不矚矚六藝門戶以周頌大雅爲圭臬，載道微學爲職志，鮮有推陳出新抒發真性靈者。魏晉文士，襟懷高邁，酒脫不羈，故其山水小品，抒情詩歌，率多言志之作，趣味盎然，魏晉以降，正統派又復得勢。至明代公安竟陵出，言志派又大放異彩矣。

自來言明代文學者，多囿於傳統，不曰歸，宋，便曰何，李，一若去此童子，明代無文學也。豈不知明代文學之所以重要，不在有前後七子，而在有公安竟陵之小文，與小說傳奇也。

公安派重要代表爲袁中郎。彼因鑒於當時七子，倡言復古，規摹秦漢，文士皆靡然從風，乃獨排衆議，掃擊虛偽，痛夜泥古，提倡抒寫性靈，清新明淺之文學，嘻笑怒罵，吹萬不同，發爲文章，遂極詭譎之至。中郎學道論文，最重氣韻，對於「依憑古人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已欺人」之陋儒，深惡痛絕。嘗謂：「文章新奇，無一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論明代文學

關 麟 郭

竟陵派代表爲鍾惺，譚元春。繼公安而起，多所矯正。病公安之平易，乃提倡冷峻隱晦之文章。公安力反摹擬，彼等則主張效法古人之精神。鍾惺嘗云：「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證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尋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內得之二三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慮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隱秀軒集自序)，故彼等寄情孤詣，發爲詩文，多清峻幽險，秋草草自序其著者也。

明代之小說最著者爲水滸傳，三國誌演義，西遊記，金瓶梅，世稱奇書，袁宏道視爲外典。技巧之精，描寫之細，影響之鉅，胡適，錢玄同，李辰冬，均言之詳矣。短篇小說則有三言兩拍。與今古奇觀，孫楷第略爲蘊苑珍品。此外傳奇則有湯顯祖之臨川四夢，高則誠之琵琶記，洵爲千古傑構。雜劇則徐文長之四聲猿，雄肆俊爽，論者嘆爲奇絕。

明代文學浩若烟海，以上所舉，乃其萃萃大者。幸海內賢達有以教我

清乾隆帝文藝政策的「成功」

睢 漢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話雖然公認是對的，但在歷史上，有兩統治者却說的來防民之口了，而並且也有相當的「成功」。

秦始皇曾經大量的焚書坑儒，且下了「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命令。但不幸實行了沒幾年，秦帝國就瓦解了，沒有使我們看到他的偉大成果。

一切事業都是後來居上，一直到了清乾隆皇帝，他的防民之口的方法，精審到極點，也巧妙到極點。他借著修四庫全書的名義，搜集古今書籍，無論是經史，是詩文集，甚至於傳奇小說，戲腳脚本，只要和他的統治政策有抵觸，都免不了火燒，或部分的刪改。(不只關於種族的問題，凡較進步的哲學，足以引起黨爭的政論，稍有損壞皇帝尊嚴的字眼，以及香艷體的詩文等皆是。)尤妙的是清初所刻的書，有怕觸犯「聖朝」，民間自動的挖改爲空白或墨丁，這已是很微時務的了。但是還不行，大概是怕人民看了，又起別種念頭罷？不怕麻煩的都用較好的詞句按原數一一加入另刻。還有，四庫全書已完成了，後來因乾隆帝發現了其中某部書有毀謗順治帝的地方，於是大發雷霆，將該部治罪不說，又把這個作者各種著作，凡收入四庫全書的，都抽出以別書填補。沒有適合的書可以補入的，却把傍邊的書頁中加上橫紙，使它面積加大，而把空箱的位置填滿。(四庫全書是鈔好後放入許多木箱中的，共七部。這些方法，都是我靈心機。

向各省搜求書籍時，更用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民間隱隱不堪，告許紛起。結果銷燬及抽檢的書籍，不下兩千種，何只數萬部！所發生的文字獄，約略計之也有七八十件，大抵因筆下稍微大意一些，而被殺頭或後遲處死，即或已死的也要戮屍。

大概乾隆帝入異文字獄的用意是治標的方法，使人民不敢「胡說八道」；編書和禁書的用意是治本的方法，簡直不使有引起人民「胡說八道」的念頭。在這偉大的壓石下，誰還敢談政治？前進一些的文學，更不會發生。然而乾隆帝的政策，畢竟是「成功」了，學者都安靜的埋頭於經學的考據；而一般作官的，只會對皇帝歌功頌德。於是乎「天下太平」。

雖然，然乾隆帝還沒死，而為太上皇的時候，川楚白蓮教之亂已經起了，一直鬧了七八年纔平定。據說白蓮教之亂的起因，由於地方官吏的貪污，把老百姓刮的沒法活下去了。而地方官吏的貪污，由於大學士和坤的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和坤在嘉慶時得罪，被抄出的家產，據蕭一山清代通史估計，約值八萬萬兩，這都是民脂民膏呀！盜匪怎麼不起呢？但我以為和坤之所以膽敢如此，頗與乾隆帝之文藝政策有關。乾隆帝不喜歡人民亂講話，借筆墨之專特地造出恐怖氣氛，那時那裏還有甚麼民氣？監察官吏是被壓服馴化的了，當然也不敢出來「打老虎」，所以和坤也可以盡量的搜刮了。

乾隆皇帝的文藝，雖然生出了這樣不好的後果，但在閉關時代有了內亂，殺傷了幾十萬人民的生命，損失了幾萬萬兩人民的財產，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只要統治、聽不到不順耳的言語，還不是政策的「成功」嗎？

高爾基的「三人」

(讀後雜感)

賈 客 素

……人們互相擠擦，互相苦擾，互相撕殺，誰也不肯幫助別人的生活，大家幻想自己佔到一個安的地位。……

倘若想對於寫據全球的大文豪高爾基的作品有所論列，結果不落一個「狂妄」的罪名的，真是寥若晨星，這不是說人類應該把「盲從」作為美德，或者讓「崇拜」永遠把棍子扎在人類心靈裏的「自卑感」的園地，而是說，當我們弄清了文學究竟是什麼以後，而高爾基在這方面的成就（包括理論的根據與描寫的技術），確實是放射着與日月爭光的巨輝。

自從人類的遊子們把人類從原始底平等的意識及平等的生存權利惡意地造成不同的等級（意識的等級和生活方法的等級）以後，人類便悲慘地生活在罪惡的淵藪中。那種把自己置身於優秀階級的矜傲中的人們，沒問題，是人類的叛逆；而那些恬然於奴隸生涯的，我覺得，也一樣是人類的叛逆。因為他們不知道發揮他們本身奔流着的要求自由平等的人類的血液中的高貴的性能，他們不知道展開那種在他們靈魂深處的要求強烈地生存的意識的旗幟。他們，不但弄污了自身的潔淨，並且貽誤了他們底子孫，就是說，他們奴性的服從，給子孫遺留下更悲慘的境遇。並且放縱了那些

姦污了人類底才頭的人們，而結果，人類的悲劇便更加悲慘地演出了。

這種說法。固然有些太殘忍及不近人情，那被侮辱與被侵害的一羣用血和淚凝成的生活史，我們談之而色不為之變，不能用淚水洗淨每一縷話語，我們便已是豺狼的心腸了。更何況現在我們將這天大的罪名統統放在他們身上呢？但是直到今天，我們是深切地覺察出，想使那些野心的人類底叛逆們自己受到靈魂的感召；用良心的譴責使自已覺醒，自動地拋開桎梏者大多數善良人們的枷鎖，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了。所以像上面那種說法固然是偏激之詞，但他們自身的能够轉換人類命運的力量發覺與否，或者發揮得徹底與否，確是使人類生活史寫成悲劇或喜劇的大關鍵。

二十世紀的人們，我覺得是值得向他們祖宗誇耀的一羣，我們看，自從人類從漁獵時代步入農業時代以後，野心家們也同時發生了希圖而暴虐的思想，他們有意的製造他們的特殊地位，於是在人類生活史的寫出裏，便隱隱約約地記載出這兩個階級的形成及對立，那些自命為優秀份子的人；不但用鐵掌製成這兩個階級生活的定型，並且狡猾地創立了他們那一套荒謬透頂的惡作劇的理論。在這兩方面的登峰造極的，前者是十九世紀的專制魔王及其制度，後者是「定命論」及「超人哲學」。這一段冗漫幾千年的人類文明，或者說是人類的進化，便是這種思想及制度的連續演進。但是，到了二十世紀，那種隨着人類這種不幸的演進而萌芽，而成長，而繁茂的「民主」的觀念，鋼鐵一般的屹立在人類的面前了。所以我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是值得驕傲的。

高爾基，便是這一條民主的洪流裏一朵齊雲的巨浪！

高此基生長在反民主登峰造極的帝俄時代。他是地道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他的前半生是徹底浸沉在這個溶解着毒質的大海裏面，那深藍色毒汁使他的肉體腐爛，使他的靈魂醜傷，他生活的周遭，揮動着無數條鞭子騷動着無數條陰毒的蛇，但他却像馬戲手一樣地在這些東西擺佈的陣勢中間梭穿。終于以他的智慧與勇敢衝了出來，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作品，便是這兩大對壘的陣線裏的素描，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多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畫像。

生活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的人們，前面已稍提提及，他們是皆迷在白熱的敵詐與剝削之下的，他們的智慧已經凍結，他們的勇氣已經僵軟，在沒有陽光的日子裏，在魔掌如林的抓打下，他們是聽無聲息地睜着聰明的天眼，讓命運的怪蛇吮盡了他們的精髓。「三人」中的雅各便是這一流的人，他看到生活是這樣的：

「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你非有鐵的肋骨和鐵似的心腸不可，否則你就得跟世界上一般人一樣地，不加思索又沒有良心地活下去。」

「我好像夾在石頭中間的玻璃；一動就碎。」

「對於生活的重壓，他從不敢在腦際旋轉一下『推翻它』或『消滅它』的念頭。他的靈魂簡直像被收了一箇『鎖』的液汁長成的，他除了那無窮的，神淵長而外，在他的生命裏再也檢不出什麼東西來，因為他建立了這樣宇宙觀及人生觀：

「……世界上現在以及將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會沒有起源的。」

「聽見了嗎？又是一個『！』沒有起源的！但是生產事物而又被產生的一切事物有一種輪迴。從這裏我們才能獲得關於被產生的事物之起

於是也無怪他對現實這一股渾濁的巨流的反應，是沉默的忍受！這忍受，並不能不使他痛苦，相反地他的靈魂像受了千百隻巨錫的刺擊似的在劇痛着，於是他便像其陰沉醉在濃烈的啤酒裏的男子和凡浮蕩的狂徒使自已忘掉一切的女子一樣地在尋求着或尋求麻木的方法，而企圖和現實生活

生活照面，這就是終日價他跪在船一角低聲的讀着他的書籍的總因了。這位時代的悲劇人物，就這樣地一頁頁翻下了他生命的巨冊！一朝，

「三人」中之一的雅各，就這樣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也就是說在這種個

毒火熊熊的社會的大火爐裏，他沒有假裝成劍！他闌無聲息地被燒成灰燼了！

在寫本書主人公的伊利亞，也同時是個否定人物，他也是受着錯誤觀念支配的一個。

伊利亞，自下來的那一天起，損害過無數人的歷史也毫不寬容地抓住了伊利亞，在他的身旁游着成羣的鯊魚穿着一條一條的毒毒，他隨時都有被毒害的可能，但他是魄力恢宏的，他敢正視一切，他知道如何打這毒去拚他使他們不敢肆無忌憚地向自己撲來，這毒，對於

這個戰士，我們向他伸出了熱愛的手，同時，我們也默默地將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他，熱衷名憤怒（憤怒往往是燎原的火種），他勇敢的戰鬥使

得他這，他，他會抱不平，他會扼死過吸血的吝嗇鬼，曾經搭救過苦難的人們，在我們看來，他確是一個英雄，一個值得誇讚的人間戰士！

但是他那美艷的詩頁，很快地就被搬過去，底下，露出了他拙劣的散文，他的這一篇生命的散文之頁，曾經誘惑過多少善而長有為的人們，那些個他入教的人們以及伊利亞，終于讓這篇散文把生命塗抹成一個黯然無光的東西了。

「我從小孩子時候起，就探求着真實的事；我好像是溪流裏面的一

塊兒木片似的生活着，衝到這邊又衝到那邊，我的四周儘是些髒的渾濁的東西。我沒有可以躲藏的地方。我看到的祇有悲哀，不公正，偷盜，所有的令人討厭的東西。圍在我的四周。」

這使他懷疑，使他焦躁，越法使他昏倒。但他旋即發現了一連串痛心的事實：

「大家都想騎在別人的頭頂上去追求他的那粉麵包。」

「我向人生觀察，我發現了！世界上沒有公道的東西。」

這東西刺痛着他。世界上的一切，祇能引起他受傷的咒罵。他覺得他的胃部似乎充滿了冰冷的泥污，並且有一種銳利的痛苦在咬他的靈魂。他像一頭極大的狼狽的感覺察息者。他又覺得人生宛如一條窄狹湍湍泥濘，人們好像蠕虫似的在泥濘地蠕動。我們知道，這種感覺已經征服了雅各。雅各是服服帖帖地向這種陰險恐怖念頭豎起了降旗。現在，伊利亞已是解

和雅各相反，伊利亞是把意識的戰馬策驅得更快，他燃起了近乎野性的狂暴。他這樣解釋着他的行為：

「我並不想扼死什麼人，命運正在緊扼着我。」

他這樣地解釋着他初次劫奪的勝利：

「人就是這麼生活，跟鷹一樣。他才長起了翅膀——馬上就攪了一隻鴿子去。」

他一變而成驕傲而殘酷的人了。他企圖向世界復仇。他這種山嵐的現實生活所成的報復意識，是世界任何國度裏的大多數人最易感染的情緒，這就是使我們不但不以為他這種意識是醜惡，反覺得它是美麗的浪漫的，思想的總因了。但是這種情緒却最易引人走入錯誤的路子。伊利亞便是一個。

他這樣地奠定了他自私的，狹窄的，偏激的報復主義的人生哲學。他的哲學是這樣地燃燒着狂怒的氣息，人類華美的景象，在他的想像裏被憤怒的雲霧遮住了！

瘋狂地戰鬥，瘋狂的攫取，他使出了任何一個白己的野心家。共同地川的趨趨的伎倆。於是他朝夕憤憤的安魂淨潔生涯到來了。他開了一小

店。我們敢想像一下他的神采嗎？敢想像一下他的風度嗎？他一定是驕傲，愜意，用火炬的眼睛看人。他一定對自己說：「伊利亞啊！你對任何自己的肉體與靈魂了！它們以前所受的痛苦與折磨，現在被符號與光榮輕輕地代替了！」他一定要這般口語到無數遍吧！恐怕這也是他生命的活力

與理想！但，這是件誤導而愚弄透頂的想法啊！人類的命運被這種思想纏繞着作踐得好慘哪！

「時間」對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會出奇地盡到它剝削的能事的。伊利亞的美夢的外衣，在飛逝的流光中一層一層地了色，他痛苦地

悔很著，極其沉重的苦惱嚼碎了，淨潔的生活變成了他靈魂上的障礙！我覺得到這個可憐的悲劇人物可憐處就在這裏，他有著高山大河一樣的魄力。生命對於他，不管是向壞的方面邁進，或者是向好的方面邁進，總是執軌不停的。並且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血管內奔流的乃是人類美麗的狂熱的血液。這種錯誤的生活方法，使他即初感到了靈魂的悲哀，嗅到了發霉的死亡氣息，他開始咒罵他早已厭惡的東西了。他開始了解人生與社會中間那一種玄妙的，看不見的，牽連著千萬人的心弦的東西。他頓時感到自己缺少了「自由」與「愛」一類的東西，監獄的囚徒生涯，拌帶了他靈魂開放的靈魂。這正是他聰明於其他種性格的人，是高爾基前年那部作品中「清高的」人作爲反抗渾濁社會的一貫作風。在這裏，是伊利亞生命顛簸的大旋鈕，但他僅只是意氣的一閃而已。他沒有覺察到這朝夕渴望著底乾淨的一隅，而正是這別人朝夕所渴望底，他也被別人把他驅逐出來，像他驅逐別人驅逐了一樣，甚至連他也被別人像他驅逐別人把血鬼而檢了他底金錢一樣地把他扼死，並且也拿走了他底財產。

這個從壓榨下拾起頭來的人，很快地進入了他的末途，事實上，他並沒有掙扎出來（他底「詩」是陷入了更深的泥淖），他底幾個金錢的積蓄，等於把他的靈魂添加一條更真實的鎖鏈。他的觀念，是在那曲的山谷裏迴盪的無意義地流著名詞的精力水珠，始終沒有找著正軌。他的思想僅僅是憂鬱、怨恨、懷疑、死焉、疼痛、和報復的一腔嗚呼的洪流而已！當任何一種思潮，和任何一國底社會制度變爲「暴而惡害着社會上」多數人的時候，那些人們的反應，多半是伊利亞式的。固然這是一種病態，但已經是不可救藥的力重胎胎。倘他們能夠再冷靜一下頭腦，認清了革改社會的根，則他們是有着對敵一樣地推動歷史的巨力啊！

同時，高爾基在這裏穩穩約地使一個肯定人物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就是班許加。

班許加像伊利亞一樣地在饑餓苦難長大。悲慘的事，一件件地嵌進了牠的腦子。他的生活是一頁頁綴滿憂鬱苦痛的詩章。於是他「變成灰黯淡而憤怒」，這種情緒是生活在龐大的壓力下的人所共有的。但是，他有異於雅各的悲歎絕望，也異於野性的狂怒，他顯目於人類的遠景，歌頌生命的戰鬥，於是乎他又「光輝得像一道彩虹」。這是因爲他燃燒著人類最上乘的智慧的緣故。

在他用頑強的生活的乳汁供給着智慧之巨燭之下，他明白了他居住的社会是：「像我們這樣的人，什麼都被剝奪去了，我們無論伸手要什麼東西，都被拒絕了。」

在這裏他異於伊利亞的是，他並不作獸性的報復和獸性的掠奪，而是用僅有的虛度正視人生。他同樣地來接受着生活的教訓：

「如果命運不喜歡一個人而跟他開玩笑——那好，你心裏不要怨你的心上人。」

「這個衣服破爛的孩子並不對他那漂亮的皮鞋和整潔的衣服露出一點妒意，他甚至不注意一下，而當伊利亞把自己的獨立生活告訴他的時，班許加也顯是喜歡喜歡而已。因此伊利亞心中便起了一個疑問，他自問着：難道班許加並不在追求別人在追求的東西，這是可能的嗎？」

班許加，這個實質的人間的戰士，終於發現了別人用淚水和憤怒掩蓋起來的寶貝：

「打人的不是棍子，而是那拿着棍子的人。」

這是多麼發人深省的發句啊！全世界都是這個發句而變色，對了，把千斤磨石壓在人們脊梁上的，讓千條毒虫的舌尖刺入人們皮膚裏的，讓千把鐵鎗鑽入人們幸福之心的，不是陰險的政治家，也不是貪婪的商人，是什麼呢？是社會制度！是社會制度！

班許加也就這樣地，向人生的光明的堂殿挺進。他永遠不肯停一下他追逐理想的馬蹄。正如他底愛人說的：

「假使他能滿足於現狀，那就好了，可是他要全部。」

最後，班許加找到了和他有共同理想的許多朋友，而且覺到了一向他都在摸索著的向他所帶「拿名棍子的人」戰鬥的方略。就是說，他發現了布爾雪維克！

因爲這是一部高爾基還沒有完全脫離浪漫色彩的前期作品，所以他祇這樣地給班許加加了幾筆粗枝大葉的輪廓線，在高氏後期作品中，便展開了一幅幅班許加和他的戰鬥圖畫。

此外，從「三人」裡我們得到了一個有關個人命運的大啓示。三和亞底自私自利的戰鬥，也隨着他靈魂的窒息而悲慘地交了他的生命。祇有班許加，一方面戰鬥，一方面獨自全人類的遠景。並且把力量傾注到和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戰友們底力陣中。我想，除了白痴以外，沒有人不會不瞭解到他底前途的。事實上他底前途正是全人類的前途。

對於伊利亞多數人是要做「同情者」的。這並不是說別的，而是多數人都流着伊利亞的血液，都懷著伊利亞的思想，因爲在世界上的一切角色，多數人都眼睜着伊利亞的痛苦。這不是祇限於生活方面，連一切形而上的思維，也都在一種帶固根深達反人類意志的一套一套的鬼論調毒害着。很容易地，一些人便唱出了伊利亞式的報復主義的反抗論調。這種論調有時便像伊利亞一樣地自趨滅亡，這是全人類精力的浪費，我們不得不警惕。

這篇文章就此打住。自己讀了一遍，頗覺好笑。究竟算什麼東西呢？說是介紹，裡面盡都是主觀見解，並且也沒有寫出一篇介紹文章應具備的條件。說是批評，更覺不當。真是非驢非馬，貽笑大方，但總得有個名子呀，我說它是「讀後雜感」。

一九四七、三、二十於北平師院。

談詩與詩人

岑

郭沫若先在屈子思裏面，有幾句涉論到藝術家的話，說的很好。他說：

「作爲一個藝術家，和純粹的思想家是不同的，他須得反映多方面的生活，他須得把思想穿上衣裳，賦以血肉，而使之形象化。」

在這裏，郭沫若先生是已經很扼要的，給身爲藝術家之所爲「藝術」的那特點，指示出來了。

而這藝術家的「藝術」，又絕非「爲藝術而藝術」者那樣的，只看重於形式的加工和琢磨；而是必須能夠真實反映了他生存的那社會的多方面的，而是把他當時所感受，所體驗的理念與經歷，「賦以血肉，而使之形象化」的「爲生活而藝術」者的「藝術」，因爲只有這樣的「藝術」才是括概的把握着真善美的完整的創作。

這固然是藝術家與思想家所根本不同的地方，而也說明了藝術除了內容，也必須注重形式的，但無疑的這形式不過是給內容以衣飾而已。

而詩，這在藝術園地里最美的最分香的花朵，則更是如此，艾青說：詩人應該爲了內容而變換形式；像我們爲了氣候而變換服裝一樣。」而說詩的土壤是現實生活，也是正確不過的。因之一定的土壤出生一定的花草。

我們知道，詩只是唯美，而不真實，那結果就等於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一樣。

對日抗戰的勝利的確給全民族，帶來了一個在那八年中從沒有過的狂歡，但繼「接收」與「復原」之後，這狂歡馬上湮沒在全民族的失望里面了。

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始點，詩人又像海燕式的在預見暴風雨的即將到來，而大聲呼嘯了。這是不錯的，對日抗戰勝利是一個終點，緊接而來的卻是一個新底始點——要求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爲了這一要求是全人民共同的急迫的要求，因此，作爲時代與人民的喇叭的詩人，應當揮起他的豎琴來，向每一個角落，向每一個人，廣播和號召：爲爭取民主奮鬥去。

雖然現在的內戰是擴大了，雖然目前再政治協商已不可能，但是詩人們不應當因此而低沈自己的歌，在今天，詩人們應該大膽的，更站在人民的一邊，爲人民而工作而供獻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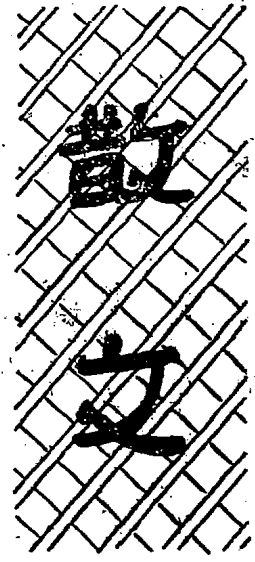
在今天，詩人們能緘默自己的箴言嗎？當我們親眼看見我們自己的父兄越發窮苦了，當我們看見自己的親人們死在內戰的火線了。詩人們在今天是不當緘默自己的歌弦的阿！看看吧，沒有一天，報上沒有偷盜、強姦、自殺、踹毆的記載，看看吧，廣闊的肥沃的土地上，農民那里去了？爲什麼再長不出一顆麥子？……這一切全是出於好戰份子和法西斯所造成的內戰帶來的呀！

詩人們阿，認清你所愛的你所憎的，又是人民所愛所憎的描準射擊吧——「揭譴，控新或者抗議——而且，讓生活更接近人民，讓詩更接近人民的口味。今天誰逃避這個任務，誰便不能成爲詩人。所以，今天的詩的口號是：需要內容，不需要技巧。但並不是否定技巧。」

「戰士和詩人是一個神祕的兩個化身」——胡風語
這話該不會有錯吧，要不信，請看，
艾青，何其芳，田間，是正在怎樣走下去的。

一九四七，三月，於北方會館。





哀悼

北·莎

當寒鴉拖着夕陽的餘暉飛進果林的時候，朋友，莫名的悲哀又將我放逐到你的墓前！

在微風輕拂中，兩棵顯灰的小樹淒涼地伴隨着你的孤寂，滿生着衰草的一抔黃土，將你深深地壓在墳底；人間的悲歡離合，冥世的苦寂，難道就這樣輕輕地被一把黃土隔離了嗎？

你毫無聲息的，靜靜的躺在墓墳裏，不再為苦難的同胞淌下同情的淚水，也不再為殘酷的同室操戈的內戰，從內心燃燒起憤懣的怒火。死神底無情的巨手把你與人世的一切牽連，一把撕毀了的

當盧溝橋的煙雲彌滿華北的時候，你一脚踢開了發達的資本生涯，撇下了新婚的愛妻，毅然決然地獻身於抗戰的陣營。八九年來，你負着保衛國家，保衛人民的神聖偉大的使命，始終奔馳於戰爭的炮火中。在峻險的太行山巔，在滔滔流水的黃河濱；在眼望不盡頭的生長着綠油油的田禾的平原上，到處都有你的被人和頌而輝煌不可磨滅的戰績。我雖然在遙遠偏僻的西北，無從親見你在密林彈雨中奮勇殺敵的英姿，但從朋友的口裏和你底信中字句間的流露，在我的寒滿ABC D英文字母的腦子裏，也還能用像描繪出你騎着戰馬，擎舉着手槍指揮弟兄們衝鋒的景象。

在勝利那年的五月間！正是榴花開得鮮艷的時候，我所擔心的可怕的厄運也終於臨到了你的頭上。那是在敵人發動汾西掃蕩的第二天，你以數百的兵力遭遇到了日軍數千裝備很好的機械化部隊的包圍。縱然敵人的炮火是那樣的猛烈，縱然敵人前仆後繼的向前衝鋒，但你仍然沉靜的指揮着兵士分頭應戰，給衝上來的敵人予以致命的打擊。給司令部請求援兵的電報發出去了，兩晝夜的激戰也在炮聲中很快的過去，可是援兵的影子一個

也未見到。兵士們的子彈快打完了，敵人的炮火顯然是愈來愈兇，苦守的弟兄差不多傷亡了三分之二，當你看到相隨數載的兵士隨在血泊裏痛苦的掙扎的時候，你憤不置的流下淚來，但這並不能掩飾你的鋼鐵般的孤軍奮戰的意志，相反倒更燃起你的復仇的烈燭。你噙着眼淚，抑壓着快燒焦了心扉的仇恨的怒火，舉着殘餘的弟兄，從後炮彈轟擊得千孔百瘡而不可再用作掩護身體的戰壕裏衝了出來。提槍擊，交鋒戰的刺刀聲，被敵天射中而將倒下時胸膈的慘聲，混合成一片殘酷的悲慘的聲響。……就在這可怕的一滴血裏，你爲國家殉難了。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你犧牲了最後的一滴血。

就在你死去那年的八月內，勝利來了；勝利帶來的並不是人們朝夕所希求的永久的安樂和幸福，而是一剎那的狂歡和此後永無盡頭的長夜漫漫的黑暗。內戰的魔手又從新把人民驅上飢饉，死亡的線上，在城市的街頭，在偏僻的鄉村裏，人民的臉上都又呈現出抗戰期間所慣有的憂慮和不安的神色。但是發國難財的大賈和用別人的骷髏堆砌成自己寶座的達官貴吏們，此時反而正貪婪地沉醉在金屋內的酒肉與脂粉芬芳裏，並且還有，還有從前曾經與你並肩作戰的同志們，現在却大醉而特醉同類相殘的勾當了。

朋友假如還有靈的話，你該如何悵惘和不安呢！
朋友，你的死是爲神聖抗日的戰爭而死的。你並沒有爲內戰作過屠殺同胞的劊子手，也沒有爲達官顯吏們作過魚肉人們的爪牙。朋友！我讚美你，我歌頌你，雖當你已經死去了二年了，可是你的八年苦戰人民的功績並沒有和你的死亡一同埋葬。在往日你的足跡所常到的地方，你的生前的事蹟一直到现在還依然活在那裏人民的口裏。
朋友，請安息吧！你的死是光榮的！偉大的！偉大得就如清晨從雲霧裏鑽出來的太陽。

問 答

- 甲：你想自由嗎？太傻了！
- 乙：怎麼？
- 甲：國王爺不是說啦！人活着就等於罪犯。
- 乙：哦！難怪咧。
- 甲：老兄，還是不透風的木房好！
- 乙：唔……

天地

拾 煤

東方風

祥記煤廠的門口，亂烘烘擠着一羣黑色的動物——拾煤者。馬車從裏面費勁的拉出來，牲口喘着大氣，隻隻眼死盯着搖搖欲墜的煤塊。幾個傢伙跟得很遠，希望比別人多有點收穫。

一個看樣子不到八歲的小姑娘，剛在家裏被媽媽打了一頓，又到這裏來拾煤。不能再補的汚油色的破棉襖，和褪了色的帶着肉的紅夾褲，在冷風刺骨的深冬，顯得過分的和不調和，一根破布條把腰勒成個油葫蘆。幾天沒有洗的臉上還掛着淚痕。鼻涕像兩條蚯蚓一露頭「嗷」的一聲縮回去了。抬起沾滿煤末的小手，順便在臉上抹了一下，留下一條掃帚形的傑作。兩隻眼睛向耳朵聽到的方向望去，嘴角掛起絲絲的微笑。迅速的拾起破洋鐵畚箕，拖着禿得沒毛的簷帶，跑向門洞邊等着好運氣。

她年紀太小了，不懂得這就是生活。媽媽的賢惠，爸爸的冷酷，在她只是莫名的懼怕。到這裏來拾煤，根本不懂得為什麼。但她却分別出煤拾得多時媽媽格外和氣，況且同院的小三小發子，不是一樣的來拾煤嗎？她也會絲毫不放鬆的和別人搶，有時覺得搶煤怪好玩，雖然沒有別人手快，但也頗有成績。高興時還會學着刻薄的口吻罵罵人，待等頭打到頭上時，眼眶裏漲滿了淚水，世界才顯出有些悲哀。

她最恨孫大嬸那個老不死。不講理總愛拐着腿和加槍。有一次爲了一塊炭，孫大嬸用簷帶吃力的打了一下，雖然不吃虧也還了她一下，可是從那次事件以後，她認爲佈滿血絲的眼睛是個凶像。

「嗷，……嗷……」煤車出現了。
「噢！嗷……」車夫吃力的幫着上了年紀的瘦馬拉着走。出門就得上坡，車裝的太重了，任憑馬喘得多響，牲口下定決心的停住，車夫抹着汗深深的嘆了口氣，可憐地望望押車的主人。

「走呀！走呀！」黃呢軍服的官長向車夫威嚇，同時擺起十足的威風，向行候在門傍的一羣傢伙們狠狠的瞪了一眼。

鞭花在馬背上抽起一道白灰，它憤然的踢了幾下，絕望地低下頭吃力的把車拖出大門，輪子在不平的地面上跳動，車頂被顛簸出一些煤末和炭渣，一羣人圍過頭就搶。人頭竄動，簷帶進舞，恨不得把地挖下幾寸深，唯恐留下一粒煤末。

緊張的戰馬過去了，帶着新到轉角匆忙的檢着土塊柴草，把灰褐色

的煤倒在破麻袋裏，攪拌地又跳了上去，張望着那不再掉下來的炭塊。

一個孩子試着去偷，靈敏情勢不妙，溜開了。可憐的小姑娘也想到這一着，瞥了一下車夫，想補償剛才失敗的苦惱，繞到車的右側，立起脚尖望着車頂……

「拍！」她挨了一耳光，連哈一聲也沒有地倒向車底下，她也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簷帶畚箕不顧全，爬起來就跑。剛走了兩步，一隻帶釘的皮鞋重重的落到背上，身體不自主的向一塊大石上倒去。

「混蛋！」黃呢軍官氣紫了臉，殺一警百的罵着：「幾歲個孩子就學會做賊，真她媽的……」

四周的人都楞住了，孩子爬起來，用手揉着微微作痛的鼻子，發現滑着鮮紅的血，「哇」的一聲哭了。

「媽！媽！」但媽在那裏呢！孫大嬸走過來，親熱的用手塊替她塞着鼻子，於是才揉着眼淚回家了。

媽媽正敲着咧一聲不響的在天井裏洗弟弟的屎布，聽見了她的哭聲，厭惡得沒一絲表情。

「哭什麼！死東西！把你媽哭死吧！」
「媽：我……」

「拾煤去，」媽連頭都沒有抬：「再哭叫你爹回來打死你！」
哭聲沒有止，却帶着失望的悲痛，她無可奈何的離開了家，蹣跚的又走向祥記煤廠的門口。

安得大杯盛月光！

賈的

這裏，不是說我自己脆弱到連一個月月亮的夜亦能使我陷於昏迷，而是說，這一個索時的，淡時的，以及曾經感動過不知道多少個人的明月，今晚是毫不吝嗇地也向我傾瀉着它幽玄的魅光，並且，深深地感動了我。鋼琴室的右側，並立着幾株羅軟的沒有葉子的什麼樹。它們的枝條沙啞地在微風中沙沙着響。環和我踩着薄薄的月光，在空場上踟躕。兩顆心交

流着莫名的興奮和憂鬱。
「話」，像五月的流雲，從我們的口裏一片片地向外噴吐着。但旋即又把這些話忘得一乾二淨了。

我彷彿覺得那些話是極精淳，極朴美的。於是也就覺得它們太脆嫩，

而輕易地被那些恐怖的故事和瀾散在世界每個角落的猥褻的流言從記憶中驅逐出來。

現在，可真有點兒那個，不但月光中的溫柔的愛撫被冰森的冷酷之光代替了，甚至連一席溫暖的談話都會被在頭蓋骨內築下堅城的厲鬼追逐出來。這樣的活下去，我覺得，對於靈魂簡直是殘忍的折磨。

我想，我底意念的水流，保準有誰撒入一撮妖魔鬼怪的藥粉。不然爲什麼現在對著月亮時候，總是把月光當酒一樣地一杯杯傾到腦子裏，企圖取得冷靜的沉靜；而小時候一看到月色，便溪流注入江海一樣地消融到月光裏呢？

這些思想的鱗片，在心中作着飄忽的閃耀，及到想捉住它們而和它們親吻的時候，它們却又像女般驕矜的閃閃。而或爲永遠不能招徠的虛影。

我把這種思想告訴了瑣。實在說，也不過等於給他背誦了一篇一頓暴露在曠野裏，被幾千年的風霜浸蝕得斑斑駁駁的碑文一樣。是不連貫的字句糾集。但瑣却立即墮入沉思。像虎勒拉扼住他的脖子一樣的在沉思了。

當彎月鉤住了樹枝的裙帶的時候，我們已困憊於空虛的沁襲中。兩條黢黑的瘦影，狡猾地在我們面前閃爍着。

「噓」，一塊什麼東西從牆頭摔落到牆根。在我還沒有來得及鎮靜一下那下意識驚慌着的腦子的時候，兩匹野貓便「嗶嗶」着從我們的胸脯上飛了過去。

「哈，哈，哈！王八旦，唬我一跳！」
「噫，噫，噫！戀愛哪！」
「嘿，「貓叫春」都不懂嗎？」

實驗室的屋脊上，流來了幾聲怪厲的，燃燒着野性的灼熱的「噢——」

是春天了嗎？是春天了！說起來，我未免太爲人類丟臉了。連一匹野貓都不如呢。我是連季節都弄不清楚的人啊！野貓瘋狂地在春天煽動着他愛戀的翅膀，而我的靈魂而不知道是在寒冬裡凍僵了呢，還是至今猶封埋命運注定的非消流不可，而又隨風殘存着的冰層中，但總似乎遲遲地跨不上追逐愛戀的坐騎！

是的，它確還沒有跨上追逐愛戀的坐騎呢！
一九四七，三，七於北平師院

夫戀



雪與太陽

黎鐘

下雪天，我最愛在院子裏踱步。

一片一片的，白羽似的從天上飛下來。屋頂，樹梢，道路，……宇宙間的萬物，都穿上了銀色的潔衣。——世間的一切污穢，只有在雪天是沒有的。也許是牠們怕與白雪映起來，更顯得牠們的污穢吧？

是的，世間的一切污穢，在雪天牠們都一起厭惡了！

——雪在與世間的一切污穢貪婪而玩弄着我們！

我深深地了解着雪。
太陽畢竟是真熱的——牠用牠的光，搜尋着大地上所有的污點，雖然雪做了牠們的隱蔽，也終於免不了把牠們的黑幕掀開！

因此，我贊美着太陽！我死罵着雪！
三十六年春於北平

歡
迎
投
稿

向讀者與友人進一言

出乎意料的本期終於誤期了，我們懷着一顆顫慄的心，真不知如何來向你們陳述我們的苦衷，但我們并不祈求你們來原諒我們，相反更願你們給我們以鼓勵的鞭策與熱情的援助諸位，友人：我們並不爲着貧困而傷心，我們正望着你們是「期待」的主人而歡慰，還是我們大家的園地，讓我們大家來開拓它吧！

遠方的人

希仲

春又來了。

北地的春，在月份牌上；春山江南而來的異鄉人底夢里。

我關閉一窗風沙，聽着幻夢的甜液，寫道：

「……曾經，我握一束映山紅，似着陽光，飄在三月的草坂上睡了。在夢里，我咀嚼着一種甜而略酸的山果底滋味，打沉睡中驚醒來，是誰把一朵映山紅塞在我底嘴裏，迷茫中，我覓見一個着曙色衣裳的孩子，抱着我的映山紅，笑着踮踮地走進林去……」

我這想寫這偷花的孩子以後的故事，但那遠方的人又給我來信了，她告訴我，城裏人已經第一批來嶺上採採最早的桃花了。她說她現在忙得很，芥菜掛在簷前抽了苗；而她的「誠實人」又從地里拔回一大排蘿蔔她準備趁早春的太陽揉製蘿蔔乾。但她又說，那都是明天以後的事，今天她已經用煎菜灰泡好了水，打算把冬天的衣裳洗了曬曬來。她又告訴我，該死的黃鼠狼咬死了她的竹筴雞，她的「誠實人」把打籠裝在柴門外邊的籃溝重，等了三天，第四天開門打了下來，但闖着的却是她家的「烏雲蓋雲」的小貓。她更發憤地從後山連夜的啼叫，春保和尚說地方不濟吉，主張打醮會，說到醮的掉了三顆門牙的孩子拜番二白毛水牛做乾爹一類的芝麻綠豆大的事。一大篇信里，她似乎並沒有考慮要告訴我什麼或是希望從我這里得到什麼，即使是照例的「請即回信」四個字都吝吝着沒有寫上，就好像她在唱一支山歌一樣，也許是因爲疲勞；也許是因爲寂寞，然而無意中她卻給我帶來一樣東西了，帶來的是一些顏色，給塗繪在那些淡了的夢中的湖川之上。

本來，像我一個慣於飄泊而且已經決定 Come with the wind 的人，對故鄉應該無所懸念，幾年以前，在給她的信中我便這樣寫過：「自從離開它以後，我便有越脫紅塵之感。」她來信很高興，說「這簡直是狂語」。但自後我就沒有再給她寫信了。三年，五年……我在流動，歲月也在流動。但她却常常隔一年半載打聽着我的地址給遠寄一封信來，而這信往往是不告訴什麼，又不希望什麼，平凡得像一張白紙。

去年初夏，經過洞庭時，我躲在船艙里蒙着頭睡了一整天，爲的是不願看見那徜徉在五月底潮濕的陽光底下的故鄉底湖山，因爲我已無法控制

自己不去擁發埋葬在這些滋潤的土地上的那些永逝的歲月。黃昏，我疲倦地伏在船欄，朝着湖上的夕朝，寫了一節這樣的日記：『我已逃出故鄉的誘力半徑以外了，我離開了牠，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陰影，我感到一身輕鬆。』然而，這陰影並沒有就這樣輕易地摔掉，這些日子以來，她永遠若即若離地跟隨在我的後面。「聽說」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愛」對於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大了，即使是她的烏雲蓋雲的小貓或那隻死去了的斑竹雞，對我都顯示出一種強烈的誘惑。——尤其在這映山紅永不開花的地方。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悄悄地歸去，當許多田家的女人和孩子在籬笆抹過牛糞的場上翻晒蘿蔔乾的時候，我沿着場外的柴籬邊過，我不一定還認得清她底臉龐，但那個突當抱起孩子轉背跑進茅屋裏去的烏衣女人，一定就是她了，她將怎樣也不會承認曾經三番四次寫過這樣既繁瑣又平凡的信給這個過路的人，她將在背後問她的「誠實人」：「那個人是誰」。然而，第三天的清晨，我被著一身朝露，踏着山道的泥濘離去時，一個牧牛的女人寂寞地守候在塔後（那塔想還存在，多少年代多少流浪的人從牠的身邊去了沒有再回來！）她向四週張望了一下，只輕輕揮動了一聲——她在這里守候了三天。她不等我說話，便匆匆地牽着牛走開去，沒有告訴什麼；也不希求什麼，如同給我的那些書信一樣……

啊！我又睜着眼睛做夢了。我不會再歸去，因爲我們都不希望在我們底殘缺的生命里再有什麼波瀾，我們就站到生活的邊緣，讓其他的生命來生活吧。她不是已經欣喜於看她的孩子拜白毛水牛做乾爹嗎；而當江南的映山紅紅透原野的時節，飄泊的人，又將驅馬走向更北的地方，馬蹄後不揚起半點灰塵……

爐內的火完全熄滅了，夜被凍結在水樣的空氣里，我像單獨一個人對着一個世界，我將就此結束我這篇短文，因爲無論我怎樣拍擊自己的熱情，而世間的寂寞終歸是屬於我一個人所有——不，還有她呵。

一九四七，二月末，北平，豐台



夜 色 廣 化

一管旱烟袋
消磨了半生光陰
牛棚裏的菸香
在沉默的心中
掀起了個希望

一地紅塵，柴火灰裏
冒出一股白烟
鞋尖上把烟灰盡掉
扒開殘火
嘴角上開了花

一盞菜油燈
照亮了馬王爺的脚
冷風從門縫吹進來
世界掙了個寒顫
他熱切的用手包着光明

一頭瘦牛
角落裏不耐煩地嚼着枯草
搖搖頭，哼了一聲
他想起一椿事

——對不起這位工作的伙伴

不綴一顆星
窗外的天空異常陰暗
雪花似乎零亂的在飄
他直了直腰

——麥根可以扎實吧！

是到曠上的時候（註）
保險燈在門後生了鏽
牛屋裏又過個冬
他望望門口
「唉！什麼年光！」

舊心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他機械的吹滅燈
耳朵貼在門縫上
——這年頭不是好過的
年青時，早晨開翅膀飛啦！

孩子從夢中哭醒
母親沒有睜開眼
把奶頭塞進小嘴裏
「噉！噉！乖乖別怕
老頑魔物都跑啦！」

窗外些微有點亮
他不敢大膽開門張望
是積雪？是曙光？
在發霉的日子裡
還是弄不清楚的好
被棉被禁不住冷風

夜已漸漸的深了

他橫在坑沿上
夢見明天的推命者——地主衛役放賬戶……
臉色格外和順
（註）農村冬天的副業

（完）

作譯 天， 當我受到命運的凌辱和人們的白眼，
我自悲哀着我被棄的境遇，
以我無益的啼哭煩擾無聞的蒼天，
想想我自己，我就咒詛我底命運。

亞丁 願我像一個富有希望的人，
像他美麗，像他有許多知己，
願我有遠人底智慧，那人底天才

比氏 但我所最喜愛的常使我感覺失意；
在這些默想裏我幾乎蔑視我自己，
但我偶然想到你，於是我底心

藉 就如百靈鳥在破曉從昏暗的大地飛起
在天籟底門上唱着聖歌，
因為溫柔的愛情在回憶裏帶來
如此寶藏，
我不屑與帝王交換地位。

慰 己，

迎春散曲 外一章

嚴炎

日子又復陰暗了
西伯利亞的寒流在北方氾濫了
誰不相信春來
而，結在冷冬的枝上的
那新紅的花蕾已哄然開放

請風砂來
北方的春天本是風砂底
如果冰雪能够
也請你來

度過多少次封凍的歲月
我們北方野性的孩子呵
有一顆為嚴寒所多次鍛鍊的
火樣的靈魂……

三
愛驕野上流走
當夜來時
便敲響黎明的口哨
愛散播種子
為自己的的倉庫
和
更好更美麗的活下去

在夜黑的街道上

把破皮鞋底使力的
叩響街石，將像白丁
在夜黑的街道
我們奔走得很好
踏踏土塔台

人民的苦訴

小林

聽一聽他們的口腔，
都是逆地的中國話。
幹麼？把我們的大豆高粱，
裝在他們的馬車，卡車
上。
賜我們拳頭，耳擱，
嚇我們緊閉了嘴吧。
空腸在我們肚里翻了江，
他們却樂得熱淚流出眼眶。

看一看他們的面孔，
都是黃色的靜穆。
幹麼？槍口指準我的腦袋，
逼我們去到內戰的戰場。
給我們的是十八世紀的駝槍，
命我們在先頭部隊亂闖。
炮彈在我們的身上開了花，
他們却逃得像黃河決了堤防。

摸一摸他們的衣裳，
都是中國的服裝，
幹麼？槍彈在我們的村莊，
把我們的鴉犬也都斃傷。
拉我們到村郊修戰壕，築碉堡
迫我們上房去修炮台，架機槍
一場激烈的血戰過去了，
到處充滿了鬼哭神嚎……
一九四七，春於輔大。

我們知道被溫暖遺棄的不祇是我們幾個
獨一個滿冷的鐵條
有比我們更非慘的命運
在牢獄里
我們將永遠舉起我們的槍手
尋找一扇透光的窗子
那些吃人肉的傢伙
在偽製的黃昏
會惡毒地投擲給我們一串冷笑
我們將接受這污穢
但將超過污穢之上的憎恨
記在復仇的驢上
我們
將回答他們的挑戰
我們在這夜黑的街道上
使力的以破皮鞋底
震動這古老的琴弦呀
讓留下就要爆發的聲音來
再，將沉默的
投向那披著綠色的森林的行列
一九四七，三月

夜遊蛾 東方風

窗縫裏透出一絲光，
夜遊蛾攏了身子竄進來，
她抖擻了一下翅膀，
繞着燈盞旋的飛。
看啊！一個急轉身，
爾接近了光；
胡鬚沾上了光；
鼻尖沾上了光；
口衝了一片光……
她笑了，
她笑得那麼好看；
帶着滿身焦爛，
拖著一道肉痕，
醉獨獨地墮落在油池裏。
燈火搖搖頭……
——安息吧！
拙笨的傢伙！

退去吧，撒旦！

劉珈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對他說：你若拜伏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退去吧，撒旦！

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節

是的，我也愛林檎的幽香，
是的，我也愛玫瑰的花瓣，
是的，我也懂得金錢的神通，
是的，我也懂得愛情的纏綿
但，你用它們來誘惑我嗎？
請你退去吧，撒旦。

是的，我知道飢餓的難挨，
是的，我知道貧困的淒慘，
是的，我也知道死亡的恐怖，
是的，我也知道牢獄的森嚴，
但，你就用它們來威嚇我嗎？
請你退去吧，撒旦！

是的，我和任何人無仇無怨，
我並沒有飲了復仇的毒泉，
但在你的國度裏看不慣許多畫景，
我像原始人一樣的驚異，
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

我看見大地並不一樣的深厚，
我看見天空並不一樣的蔚藍，
我感到太陽並不一樣的溫暖，
我嗅到空氣並不一樣的新鮮。

因此，我不得不調緊了我的琴絃，
把這些奇蹟唱過了人們的中間，
這歌聲布穀鳥一樣地唱着。
反復地，反復地，

風箏

鳴鐘

你！
趁未時際的風，
受着繩索牽引，
躍起揚威地
翻飛在空中的風箏啊！
X X X
竹枝是你的骨幹，
薄紙是你的肌肉，
主人用繩索牽着你，
兜着上風玩弄。
知道嗎？
你是沒有靈魂的。
X X X
請看那雲間的蒼鷹吧！
驕健地飛，
自由地唱，
你該明白——
你究竟缺少些甚麼！
卅六，三，十於海運倉

水沒有疲倦的一天。
忠實地告訴你，撒旦！
只有兩種情形下我才放鬆琴絃，

第一是你的毒箭將我的胸脯透穿，
第二是那些被你奴役的人們
已經把他們的淚水擦乾。
即令你給我佈下這樣的佈局：
「榮譽沒有你的份，
幸福不會和你結緣！」
但，我的靈魂不會拍賣給你的，
請你退去吧，撒旦！

代 郵

- ▲張健昌、李慕華諸君：來稿已拜讀，因為篇幅關係下期刊載。
- ▲詩音社諸君：貴刊已收到，感激你們的美意，更激動于你們的熱情，握手！
- ▲牛傳蓮君：譯文收到，請將寄來詩原稿寄來。
- ▲鳴鐘君：你的信太客氣了，我們實在不敢當，您的詩很好，希望以後常常寄來。
- ▲馬琳君：本刊聘請誤投貴府（並附創刊號一本）請速賜開封方面的通訊
- ▲海濤君：您的詩寄來的晚了，下期登吧！
- ▲雲生、而融、東浩君：承相助，此感激所云照辦，勿念。
- ▲廣增善君：本刊暫不收劇作。

亞村的故事

沙林

在一個荒涼的山谷中

那裏的野蒿高過人

蕨藜的臂膀伸了一丈長

生滿毒刺的蝟子草叶子像芭蕉

野莽下

掩蔽着無家人的白骨

白骨上

經常地掩護着紅眼睛的毒蛇和野狼

這裏很少印上人類的腳跡

連樵夫也不訪問這塊地方

◇

現在

野獸又打來了食

那是兩個無人掩埋的僵屍

豺豹分啣着他們的肉

鷹和烏鴉飲着懸崖中的美酒

剩下的骨頭

連狗也不要啣

它們將永遠去受風雨的浸淫

◇

據說這兩具屍首都姓黃

他們是一個母親的同胞

住在亞村的東街

祖先給他們留下許多財產

不久前

他們在亞村生活得很好

◇

他們原有着祖先深厚的天性

但是不久

惡魔在他們心靈裏種上罪惡

恨忌開始在心田裏滋長

那想做家庭的主人

他們從共同的夢裏分開

各自去織造各人的樓台

◇

哥哥常常覺得自己是長子

應該來承繼這份財產

弟弟覺得哥哥太碍手

不然，他是財產的承繼人

哥哥怕弟弟分稻田

弟弟怕哥哥佔房屋

終於內心劇不作忌恨

揭開了攻擊的鼠面

◇

他們分居在西北兩院

各人都在互希暗算

哥哥請來了東隣做幫手

——那是個土豪劣紳

弟弟請來了北隣做後盾

——那是個惡棍

這兩個隣人早已唾涎他們的財產了

他們在端力的撲殺競賽

◇

每天

太陽一出山

弟兄倆就開始爭罵

(誰也不想自己原是一個父親)

晚上

錘刀，鋤頭，茶壺，飯碗……

在室中打成一團

(誰也不想，都是自己祖先的血汗)

深夜

在東隣和北隣の腋下睡去

夢裏，只想着明天的勝利

(誰也不想不到由間被病亡長滿)

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

哥哥頭上堆滿了血洞

弟弟臂膀拆斷了一雙

他們沒有力量再爬起來去撕打

各自呻吟在床上

東隣來和哥哥算賬

「你的田地房屋連那隻老母雞算上

唔不够清我的債」

北隣給弟弟說

「從今後，你們北邊的地是我的了

這房子也不能再容你來休養」

◇

哥哥終被趕出來

弟弟被拋在路邊

他們失掉了祖先留下的家

變成了無家可歸的人

美夢一下子都醒了

兄弟兩重新擁抱在一堆

但是，殘酷的風雨

澆滅了他們的生命

紅眼的野狼

給他們找到這荒谷的歸宿

◇

從那以後

亞村中沒有了姓黃的人

連姓黃的骨頭也沒人去埋葬

海啊！親愛的海啊！
 我愛你比愛我的戀人，
 還要愛得利害，
 你瘋狂地怒吼着人間不平，
 你又慈祥地安慰，
 懷着夢想的青年們，
 你也會吞沒大輩的罪人，
 你也會張開手臂，
 抱去無數失望的人們，
 我想那些——
 滿懷着哀怨，憤怒的人們



的身邊，
 讓你那恩惠的浪花，
 吻着我的衣鞋，
 我撫摸著從你口中
 吐出來的貝殼，頑石，
 我因鼻嗅著你身上發出
 鹹腥的氣味，
 我夢幻地想著，
 一葉拉滿了白帆的小船
 在你偉大的懷中，
 漂遊——漂遊

在你懷裏
 定是快樂的
 X X X X X
 海啊！偉大的海啊！
 在這萬惡的人間，
 真不知有多少青年
 們，
 在迷戀著你，
 我會沉醉地坐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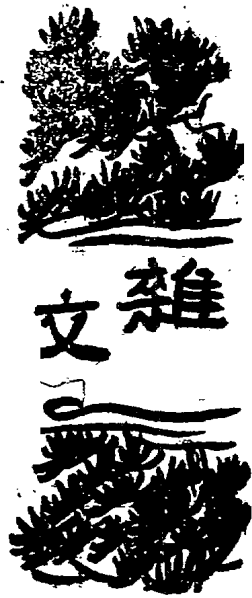
一直漂到那——
 遙遠——遙遠的遠方，
 X X X X X
 海啊！我愛的海啊！
 陰險，虛偽，卑鄙，萬惡——
 這一切使我感到「人海淒涼」
 幼小的心靈中充滿了，
 「人世創傷」

X X X

我想投到你的懷抱
 休息一下我疲倦的身心，
 讓你那慈祥的浪濤，
 來洗刷我這滿是創傷的心靈，
 讓你那浪濤相撞
 奏出的，
 催眠歌聲，
 使我忘掉人世上一切
 微笑地長眠！

本 刊 鳴 謝

- 賈倍華先生捐流通券三千元
- 邢冠千先生捐流通券三千元
- 季積純先生捐流通券三千元
- 崔晏林先生捐流通券三千元
- 王樹森先生捐流通券三千元
- 吳方舟先生捐流通券一千元
- 共合法幣十八萬四千元
- 王璋先生捐洋十五萬元
- 張瑞卿先生捐洋一萬元
- 程耀南先生捐洋一萬元
- 郭星珊先生捐洋一萬元
- 侯子家先生捐洋一萬元
- 周雲起先生捐洋一萬元
- 潘之泉先生捐洋一萬元
- 郭進先生捐洋二萬元
- 周樹堯先生捐洋一萬元
- 曹福海先生捐洋五千元
- 段堂華先生
- 馬子幹先生
- 羅恩化先生
- 沙野先生
- 牛克復先生捐洋四萬元
- 共捐洋五千五百元



沐猴而冠

鐘禾

——雜感隨筆

據說猴子是最聰明的一種動物，人是山牠的進化方始成爲人。所以，人也是最智慧的一種動物。

兒時，我最愛看耍猴戲，牠穿着人的衣服，伶俐地模擬着人的動作，怪惹人好笑。長大了，我還是不放棄每一個看耍猴的機會，但由好笑的欣賞態度，變做了憎惡的心情的觀察。我厭棄了牠那種打扮得不稜稜地但還遮掩不住的毛頭毛皮的「猴相」。用俗話來說，就是「望之不似人君」。瘦小，乾瘦且毛烘烘的一副凶險，永遠是乞憐地望着牠的主人，更使我覺得牠的聰明比人有天壤之別。我同情牠的愚蠢，更可憐牠的被人戲弄，而反自以爲榮。

但人們也還脫不了他個祖先的這種「優異」根性，也當是愛用一件美麗的外衣來修飾門面，掩飾自己的醜態。美國人駐兵在中國的土地上，據說是爲了要使中國建立起一個「民主」，「自由」而「強盛」的國家；法人在越南的大層紋，英人在希臘的火炬，以及搖搖欲墜的印回國血慘劇，據說也都是爲了「扶植」弱小民族。「民主」，「正義」，「扶助」……該是一連串何等冠冕堂皇，美麗好聽的字眼呵！但是，有時竟被歷史的真實，無情的敲碎了，成了一個天大的現實的醜態。其原因也就是毛烘烘地尾巴，時時露出美質的外衣。試問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與沐猴而冠有何異？

儘管人們常在唱名高調，喊着好聽的名詞，而現實的考驗是較慘痛無情的。一個無惡不做的漢奸，誰也從他口中聽不到「民主」、「自由」，「民主」來，

是瞞不住人們的眼睛的，也減輕不了人民對他的憎惡。記得曾看過一個醜劇，寫一個老婆婆一面抽着大烟，拿着烟槍敲打着用勒索手段搶奪來的丫頭，一面又燒香拜佛，唱着「人生在世要行善，死後方能昇西天」的善歌。而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場景，偽善的言語，并沒博得人們的好感，反而更增深了人們對她的憎惡。因此，我認爲沐猴而冠的作風是並不太高明的。因爲：籠鳥的羽毛是永遠也不適合於海燕的。因爲：用人的衣服遮掩不了明顯地露在外面的尾巴。不諱諱的情緒，會更明顯地暴露出自己的醜態，愈使自己露出可憐相來。

一九四六，十二月卅夜草

小話風水

賡唐

中國一向是著重於舊家寶的，不管甚麼東西，愈老愈好，愈舊愈妙，就連一家醫藥舖的廣告，他也要說，那是祖傳妙方。誰都知道時代是進化的，從前許多不能治的病，現在都能醫治，這證明「祖傳妙方」是決不能如「新奇發明」。但也怪，直到今天大半的中國人仍然還是「祖傳妙方」的忠實信徒。

如今就單以風水來講，可真也了不得，看去似陳而其來頭却大呢！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原是廣西人，他母親死在四川，葬在銅梁，這一葬不大緊，天大的風波鬧出，兩大家族爭起墳地來，胡中柱說胡有理，白崇禧說白有理，胡說白仗勢凌人，強佔民地，白說胡損其名譽，不依情理，到底白鬚長的氣度大，「表示決定將其先母靈柩遷回桂林，爲了避免無謂糾紛，請是回教人士所忌諱的葬不重遷也顧不得了」，但白之兄崇勳則不是這樣了，大發雷霆，定要與胡中柱見個高低，親自由南京跑到成都，大有「勢不兩立」之勢，而胡也不示弱，滔滔發論，似又有「有你無我」之勢，他說：「被稱佔的土地能否收回，到是小事，我却要來辦此事，讓來辦一下中華民國的法律究竟能否保證人民的權益」，看來頭，可真不小。俗說：「我龍鬚，龍才有靈」如今我們就看這「白」胡「胡」之爭，怎麼又跑出「小話風水」？若去茫茫然，實易易，一說到墳地，是中國人，誰還不知爲啥？胡說：「白部長處心積慮謀奪我地極有風水的地盤，以葬其母」這確是胡的心中話，但不知白部長聽此話後，究作何種感想，若僅果爲此「風水」陣字生出了大爭執，那我們就準備美酒來向「祖傳妙方」道喜了，按流傳系統來說，「風水」聽說還是「祖傳妙方」的嫡系後裔，現在「風水」既然吃香，「祖傳妙方」不更紅了嗎，也不管有人抱住祖傳的宗卷，以爲是「誰誰百代而皆準」的了！

白髮老人

假如白髮老人底話是對的，人生是為了學習形形色色的罪惡，那末人生也未免太可憐了！

一個人，在積極方面，縱不能改造社會環境，創造光明，在消極方面，亦不應自身來反復社會的罪惡，給一些嘔嘆人心不古的遺學先生們以無數的口實。

然而白髮老人底話分明如此，我、明聽到白髮老人如此這般地說法，這真教人感到憤懣！

二

這事我記得清清楚楚地。

我看到白髮老人是在九月五日夜半十二分左右的時光，那時我正仰臥在病榻上，那便是中央醫院三等病房第十號病榻。我記得我那時喘得很兇，因為氣管底極度緊縮，人已暈死過去了，脈搏也已停止了。這時地解救我，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發現了一個光明美麗的所在。這真是一切光明！一切美麗！一個金光閃閃的太陽般的東西，不斷地旋轉，一面旋轉，一面逐漸地擴大，擴大到無限大便沒有了。便又出來了一個，如出一轍地反復着。

我又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人們：五官百骸，與我平生所見的完全無別，只是他們底身體都和水晶般地透亮，所有體內的心肝脾臟都很了然。我對這些人們不山地發生了熱熱的愛慕。我正在這裏流連忘返，忽然在我面前出現了一位白髮老人，身材一長二大，兩眼閃着可怕的光，禿頭銀鬚，鬚幾乎飄過老人底膝蓋。老人舉起他手中的龍頭手杖，聲色俱厲地指着我，喝道：

「那兒去？還不快回去！」接着絮絮叨叨地數說了我一大陣。……

三

「你懂得些什麼！這白髮老人訓斥我的劈頭一句話。」

「現在的事情不是那末簡單的。」老人接下去數說着。「你在現世混了二十多年了，你混得些什麼？……你學會了吹牛拍馬嗎？……我知道，你一定要說你是不屑做那些的。……你今後少說那些風涼話吧！……

你那是個不屑，你乾脆是沒學會罷！……

「你在現世混了二十多年了，你混得些什麼？……你學會了做黑心官操黑心壞嗎？……人們在外面做了官回去，一個個的全是飽載而歸，真所謂衣錦還鄉，榮耀非常，……而你卻狼狽到這種地步，……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老人數說時，頻頻搖動手裏的手杖，顯然有些勁氣似的。

我發着抖，垂着頭靜聽着，心裏想提出抗議，劈裏一句也不敢作聲。

「你在現世混了二十多年了，」老人繼續他底訓斥。「你混得些什麼？……你學會了投機取巧，搖身一變嗎？……人們會在抗戰區發抗戰財，在淪陷區發淪陷財，在收復區發收復財，你會嗎？……人們會從抗戰區偷偷地跑到淪陷區來做偽官，一方面做着偽官，一方面與地下工作人員保持着某種程度的聯絡，這樣採取着騎牆的方式，以便隨機應變，看風轉舵，你會嗎？……或者更由淪陷區的偽官，搖身一變而為收復區的什麼接收大員，什麼委員專員，什麼主任，什麼長，你會嗎？……

「你在現世混了二十多年了，你混得些什麼？……你學會了見利忘義，要錢不要人格嗎？……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吧！……然而人們會利用權權來盜竊軍火，盜竊抗戰物資，你會嗎？……人們會利用購買外國物資的機會，上下其手，從中取利，你會嗎？……人們會趨權地，非法地，擅自接收敵偽手裏的小規模工廠，變賣股份，你會嗎？……該是接收的時候了，人們又會利用接收上的便利，假造接收清冊，隱匿物資；或更無耻地要求敵人，在移交清冊上少報物資，以圖自肥，你會嗎？……戰後救濟，不能不是一種神聖的事業吧！然而人們會打着救濟工作的旗子，做着私自自利的勾當，利祿趨避費重的物資，尤其是珍貴的藥品，……諸如此類的喪盡天良的勾當，你會嗎？……」老人說說就生氣了，聲音也越來越大。

「回去吧！……」老人命令似地。

「你在現世混了二十多年了，可是你會學得些什麼！……趕快回去吧！回去從新學習學習吧！」老人睜大着眼，揚起手裡的手杖來敲我。

我正在低着頭，默默地聽着老人底訓斥，猛抬頭一看，看到老人那副神色，嚇得掉轉身就跑了。

四

我現在是轉回來了，由一個光明美麗的所在，回到這污濁不堪的現世

「人生就是為了那些嗎？」

回顧現世的一切，又想起白髮老人數說我的那一大套，我不由得連打了幾個寒戰！

三五，九，十一。於病榻上。

本文是為的紀念中央醫院護士劉月芳小姐來寫的。文中所說的白髮老人底龍頭手杖，其實就是月芳小姐底一雙玉手，因為作者底生命，可以說是由月芳小姐用她那最熟練的人工呼吸來挽回的。

——作者附識——



帆

雁 棧

在漢水邊我會經過過去一段最寶貴的生命。那時，我像一個出世不久的雛雞，剛剛學會飛的時節，就被頑童用石子打斷了翅膀，失去飛行的能力；於是也就相同一頭負傷的野獸，內心蘊藏着強烈的忿怒，悄悄地臥在山林中。

在松柏成蔭的山巒，在清澈見底的河邊，我踏着山路上的每一級石階，每一塊突兀的山石，或檢着河邊每一個光滑圓潤的石子，向遠處，沙洲上臥着的吃飽了的魚鷹投擲……就這樣地，讓每一個令人窒息悽愴的黃昏，從我的身邊溜過去。

夕陽無力地照射着河水，河水映出微紅的彩紋；一個個呢船都由遠而近的滾進了碼頭，碼頭上遂響起一陣噪雜的邪許聲。這是一天中脚快們最有希望的一剎那，沉重的歌聲，與葱蔥的肉麻的謔笑，淫穢刺耳的叫罵聲，一切烏七八糟的聲音，在這時也習慣的交響起來。貨搬完了，帆扯下了，江面上更起了一縷縷繚繞的炊烟，消失在灰茫茫的遠方。

隨着暮靄遽來的，又是一陣令人難耐的死寂。

我常是感到無比的煩惱，惶恐，在生命的罅縫里，像缺少了某種顏色，而那種顏色，也就是最鮮艷絢麗，最惹人人的顏色。我感到一種悲哀，悲哀得像那一張張失了色的帆，雖然我這年青，但我不自覺的意識到心的蒼老……

無形中，我愛愛着那一些潔白的，灰白的，灰里透黑的每一張不同顏色的帆。而且，在薄暮的山巒，我常是高昂的讚歌着，禮讚着它們。

帆，高高地掛在桅桿的尖端。

一地，二塊，三塊……，補綻多得像獵狗身上的疥疤；像一羣綠肚蒼蠅，斑斑點點地落在將要腐爛地白帆布上；也最像和帆身上的鐵釘……那種不同的顏色，是生命蒼老的標誌。但在人類正瘋狂地進行着戰爭的飢荒歲月里，它們顯出了老當益壯的可愛；風起了，它們抖得嘩啦啦的響，使桅桿恐怖，戰慄，飛也似的拖着木船前進，載負着年青的人羣向真理的戰場。

老太婆流着淚吻它，年青的小伙子放下了篙，睜着眼睛望着它笑，那是衷心的感激與喜悅呵！

以後，我認識了一位宋老闆。

「到船里坐呵，X先生！」悔當我憂抱的購行在河邊時，他便咧着大嘴，笑着，和我打招呼。

宋老闆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小伙子，靠一把恆氣力撐一隻帆船來養活一家人。在年光好，河路通的時候，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過得倒也不錯，而自從日本人佔了漢口以後，船只能行到襄樊，大莊的山貨像桐油，木耳，豬鬃等一樣也不能暢行，生意也就慢慢的蕭條了。爲了家人的吃穿，宋老闆不顧黑明的奔跑着，他期望能等到一趙生意，淨他個三百二百；但有時老天爺好像故意在和人開玩笑，你越是這樣的想，他也越是那樣的來，甚至還「越渴越給鹽吃」，宋老闆盼着等到的生意，不但像希望「石頭生芽，瞎出角」一樣的渺茫，而且在這時他五歲的孩子平平和平平髮斑白的老母親又病倒了，俗話說「窮病相連」，宋老闆不正是「太歲頭上動土」，碰到了險惡的命運嗎？他越想越氣，氣得像吹豬一樣鼓鼓的。

「活人不能叫尿齋死」。人得本能的找生路。也許是宋老闆的「運氣好轉」吧，剛一開春，便碰到了一个機會，就是駐在X鎮附近的X鎮監署要長期的借備船隻，往前線送彈藥，每月按船老闆的人口發糧，出運費也可拿到三五百元，「至少說餓不死」，宋老闆這樣想着，也就隨即應承了那個穿綠軍衣的副官。

上天半個月才輪到一趙差，生活很是閑散。

在這些日子里，一吃過晚飯我便跑到宋老闆的船上聊天。所以不久我們便熟得像老朋友一樣，彼此間沒有絲毫的隔閡了。他們不再以「先生」的高貴身份來看待我；自然，我也覺察到我已浸漬在人間的樸實純真的友愛里，我該是如何的喜悅呵！

平平常常喊我「叔」了，他常常頑皮的扯着我的衣角或牽着我的野票

，要我給他買麻餅。這孩子雖然還不滿五歲，但吃得肥頭碩耳，生就的大骨胎，一對天真無邪的杏子眼，和媽媽的兩隻眼睛帶像，賊亮賊亮的閃著光，尤其在笑的時候，宛如五月里在陽光下裂口的紅石榴似的逗人憐愛。因此，他像一顆發亮的寶珠一樣，被全家人喜愛著；甚至老祖母在掌舵的時候，也要平平安安坐在船尾上。

有星星的夜，江面上那起陣陣的微風，金銀花飄過來沁人的香氣。遠處沙洲上的鶯鶯咕咕的拍着翅膀，漁翁們安睡了，漁火在風里閃閃灼灼……像這樣美麗的夜晚，男人們好仰臥在船頭上說故事，女人們一邊搖着花紡車，或納着鞋底，一邊聽着故事，接着男人們說勝下的半拉話。老祖母最愛說的就是年代久遠的漢江河的故事。她追憶起爺爺或祖母給她留下來的荒誕的「話話」，也追憶着戰前船人的幸福生計，不出的她便唏噓起來說：

「那時春麵多還在着，拉一趟漢江，幾個月不拉也餓不着。現在，唉，人忙死了，還那的吃不飽……」

在這些饑荒的歲月里，一提到「生活」，每個人的心頭便像壓上一塊鉛一樣，越來越沉重。宋老闖一家雖然能領到幾份軍糧，但「吃不飽，餓不死」的窮生活，也幾扭得够嗆了。一家人除平身上穿得圓點外，宋老闖常常露着半隻膀子，老祖母同平平的母親像他家的帆一樣，補綻多得結成一個。每當老祖母坐到紡花車前時，嘆氣也隨着嗚嗚的車聲響起來。

「唉，從前誰紡過花，一塊老人頭」就扯上一兩丈布，頭上腳上那裏都有了，現在……」

變色像傳染病一樣，又開始傳染着每一個人。

「窮呀，窮呀，什麼時候能窮完……」老祖母的話雖然是不折不扣的真實，但是「好話說三遍，狗也不耐煩」，尤其是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宋老闖，因為事不遂心，脾氣也就越不好。人常是有氣，便我發洩的地方，那便是我比己更懦弱的人當做出氣筒子」。宋老闖在生氣的時候，總愛挑自己老婆的不是，罵時罵得連時一聲也不敢，打時，打得她像丟蛋母雞樣的四下飛。這幾天宋老闖又聽不慣母親的囉嗦了，也許母親的話像針刺在他心上的一樣，正礙在痛處，所以他便不耐煩的打斷了像的話。

「X先生，你再說一個故事吧！」

在這種僵局里，常是宋老闖的妹妹小妮，拉我出來解圍。

小妮是一個江水浸透了大的姑娘，隨着父兄走過了一些大碼頭，見過不少的大「世面」。雖然她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也有着都市姑娘活潑俊俏的風韻，而且更難得的是她也不了鄉村姑娘所特有的可愛的憨態。

性格。現在她已是成熟的少女了，兩條黑黑的髮辮，襯着兩隻明眸恬靜的眸子，像一個成熟得將要崩口的紅蘋果一樣，具有一種強烈的誘惑人的魅力。當我開始走向他們的時候，小妮還帶着少女特有的羞澀。後來，漸漸地那羞澀退了，而且也成了我講故事的「俘虜」。於是，男女間所隔着的一堵厚牆，也慢慢地薄了，薄了。

是暮春的一天，天空晴得沒有一絲雲彩，金銀花在山頭上向行路的人盼送春波，星星草在陽光下無力的點着頭，蝴蝶在草叢里磨着大腿；帆船從上游飄下來，又匆匆地轉過山頭，隱沒在看不見的地方；邊樹蔭下坐着一堆年輕的少女，顫動着有力的手臂盪洗衣服，尖銳而清脆的談笑聲，隨急湍的流水，遠向遠方。

晚飯後，我照例地走到宋老板的船上。當我彎着身子走向船門時，像鴿籠子的船艙里沒有一點動靜，孤伶伶的桐油燈在可憐地搖曳着。你，一個紙彈正打在我的後腦勺上，回頭一看，小妮立在船門外吃吃地笑。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在桐油燈下，我開始述說「紅燈籠的故事」，那那湛靜的眸子，直瞪瞪地望着我的嘴吧顫動。當我講到老英雄將紅燈籠掛在山巒的大樹上，喊着「孩子們回來吧！」山下兄弟倆在廝拚着，最後老英雄已喊得聲嘶力竭了，滾到深山谷的邊緣，抓住葛藤在打扎的絕望時候，匍匐的爬在我的膝蓋上，嚶嚶的哭了。悲慘的故事，和女孩子真純的赤子之心，也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淚水湧出了眼角，淚，落在她烏黑黑髮的頭髮上。

「你教我讀書吧！讀書，我現在是多麼的慘啊！」她抬起頭來乞憐似的望着我，晶瑩的淚珠還在眼角滾動，臉上泛起一陣微微的紅暈。

「讀書讀得多了苦惱也越多，也許不讀書省事些，快活些。」我這樣說，我感到人世的險惡，陰詐；受了教育的人，更是狡猾，他們把自己所享受的榮華富貴，巧妙的不露形迹的建築在一些無知的愚人的血汗上，因此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亂。我想起了孟德爾的含着深刻的哲理和道破實際的話：「許多人從事製造一箇人的衣，真是使多少人沒衣穿的原故」。人類的罪惡實在也是從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聰明人的身上製造出來的啊！但小妮並不懂我的意思，這含着怨語的話，刺傷了她那虛弱的少女的心。

「窮人生活的小不該讀書麼……我為什麼要投胎到窮人家裏啊！」

哇的一聲，她又哭了。

我失悔了，我不該把自己的氣憤發洩在這無辜的小生命的身上。但是我一時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我默默地摸摸着她的粗辮子，嗚嗚的聲響，沉重的敲擊着我的心扉，我暗自懊悔着，盡心盡力我自己的低能。

欺侮，簡弱小者，是如何的罪惡啊！

三
秋天，我在××監部辦的軍官子弟學校也找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我因為不再是一個流浪的閒漢了，到船上的次數就逐漸的減少。但我朦朧的覺得，身上像缺少了什麼似的，心中總是癢癢的，我幾乎是瀕於坐臥不安的境地了。一天下午，我下意識的走向船艙的碼頭，踏在宋老闆的階梯時，宋老闆一家人像往常一樣的熱烈招呼着我，平平從船板上厭厭的站起來，親暱的拉着我的手。「叔叔，你到哪去了？」他像多天不見的老朋友一樣詢問着我，惹得人們哄笑不止。
「×先生，你有公事了，幾天沒到船上來，我們一家人都像缺個什麼的。」平平的母親滿臉堆着笑，和我說。

「我跟你們同樣啊……小妮那去了？」一家人都在搶外做活，唯獨小妮不見了。
「死妮子，叫你拿來的書摘去了魂，活也不做了，放下碗就拿書來，簡直快成我們家的先生了。」老祖母用少有的開朗聲音說。不知是高興，抑是抱怨？

我將視線轉向了櫃中，小妮正低頭貪婪的看著書。平平的母親一邊給孩子縫着藍白格布的衣服，一邊斜視着我，說：
「裏邊去吧，費心教教這個學生。」我笑了笑，但我做這句話裏暗藏着怎樣的含意，使我心裏不安的慌促起來。

我站在小妮的身旁，但她並沒抬頭來看我一下，彷彿她的身旁並沒有站着一個龐然大物，她的眼睛，倒使我有些吃驚。突然，心碎的跳躍來，像做了一件天大的錯事一樣的顫動得厲害。天哪，我從大夢初醒一樣，這時我才突然的意識到，「我是在愛她嗎？」

這幾天沒來，你帶來的書我已看了兩遍。」終於，她拾起了頭，看着我，半怨的口氣裏，包含着一種抗拒。
「你怎麼到學校去取呢？」
「我不想去……」瘦瘦在笑我呢！」
「她笑什麼？」我猜着了她的話意，但我故意的這樣問。」
「……；假裝迷惘，你還不知道她笑什麼！」

「讀書不是很好嗎？」
「……；先生……」我不說了！」她扭轉身子羞惡的臉埋在書本裏，吞吞吐吐的半截話也從縫門嚥了下去。我知道，我在無形中加於她身上的愛，已像雷電一樣感染了她，少女的惘惘的心，已被攪亂了吧！

小妮有着驚人的智慧，從講紅燈籠故事的那天晚上後，我便常常的拿些小冊子——童話，詩歌，短篇小說給她看，並始還需要我幫助她唸和理

解，而不久這種困難就被她那可怕的耐性，和偉力，理解力克服了。老實說，過了幾年囋粉等末的生活，還沒有遇到這樣聰穎的學生呢！也許我的不自覺的愛着她，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吧！

四
又是幾天沒有到船上，待我騰出工夫到宋老闆那裏去的時候，才知道小妮在這幾天裏病了，病得非常厲害。
「我在夢裏申遺思念着您怎麼不來，」一面拿椅子讓我坐，一面聽着睡在被窩裏的小妮的平平的母親說。已顯得體骨高起的小妮，這時也睜開了無神的眼睛，望着我。

少女的安弱的心，已被捲心愛的波濤，但是，不幸也就從此開始了！
秋末，敵人爲策應湘西的戰爭，在鄂東也展開了攻勢。爲了保衛襄陽，軍隊接連不斷的開往前線。監部也忙起來了。宋老闆的船到老河口拉了一次貨，剛卸了船，又要馬上出發。我在這時因爲要到河口去探望一個共過患難的朋友的病，就勢趁了船。

星夜趕到了河口，天剛剛閃亮，我便帶着平平朋友那裏去。這幾天到處都顯出了戰爭緊張的氣氛，敵機數次的光顧了鄂北的軍事重鎮，人們也都慌忙的奔跑了，逃避轟炸。

還沒有走到朋友住的醫院裏，緊急警報嗚嗚的叫起來，將我睡著的人們從夢裏喚醒，街道上開始湧起人的洪流，少婦們抱着孩子；孩子在哇哇的哭叫……不時，幾架凶惡的敵機嗡嗡的飛到上空，這時我抱着平平隨着人的洪流躲進城東南角菜園的茨架下。

半點鐘後，敵機「完成任務」飛走了。城中到處瀰漫着令人窒息的火藥味，雜着灰土的火煙，在四處飛起。有的敵人被打死了，慘叫着；有的被炸傷了，發狂的叫着；有的被炸死了，慘叫着；有的被炸死了，慘叫着；有的被炸死了，慘叫着……

我攜着浮橋上面的船被炸燬了幾隻，以一種不確定的朋友處去，便又折返宋老闆的碼頭邊。再找也不見我所熟悉的那隻帆船，我想他們聽見警報後，一定往浮橋下面放，於是沿河岸向下去，我注目的尋覓，大聲的呼喊，再已不見回聲，再也看不到那張滿身血紅的帆，和那被風雨吹殘的……

「媽媽，媽媽！」平平在我身邊哭喊，這時，我真感到，一種不幸將要降臨在宋老闆一家人的身上，降臨在這童稚的小生命——平平的身上。

「……」一塊塊被炸碎了了的船板，隨着翻花的水浪浪去，水裏裏邊起一片片的血紅……

烏鬼臉

白矣

現在，我竟與「烏鬼臉」坐個照面，隔着一盆滋滋嘖嘖的火，新添的柴枝上冒着熱氣和煙，聽他講述她怎樣成爲「烏鬼臉」的故事了。

在這以前，想叫我和她接近是多麼的不可可能——我家附近的孩子們都受了父母的話毒，一致認爲她是瘋子，或者是怪人，普通說來瘋子是不可理喻的，怪人是可怕的。而且我們覺得她身上的確像生着「神毛」(註)遇上了她，不由得便感到身上毛茸茸的充滿了恐懼，甚至胆怯的還會冒出汗來。假若在山上或廣場上碰上了她，又假若她對面走來，我們便會與她取好相當的距離，快快溜溜的從她一邊帶着好奇與恐怖溜過去；一方面恐怕她忽然出其不意的作出鬼樣子，一方面却相反的希望着她能够不風平浪靜的走過去。在兩種交錯重疊的心理下，我們常這樣的對付她：找好了要逃的方向，隨便拾塊石子向她擲去，投擲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全命逃跑了。有時我們得到的結果是：一雙白眼和一口隨惡毒的咀罵而噴出的唾沫；或者她會毫不覺悟的追來，雖然她的脚會經過，但却十分有力，而且很輕利，民國十九年的時候，曾被追而解放了，所以跑起路來雖不能如天足的人們那樣飛快，但較之小脚娘兒便可以獲得錦標了。——而且呀吼叫着：

「你這頑種，不是娘養的……你站住！你站住呀！」
頑皮的孩子們呢，只要不被她追上，便可以在別的孩子們臉前誇耀勝利了，而且還時常合唱着關於「烏鬼臉」的謠歌：

「烏鬼臉」，吃牛屎片兒，
「毒辣子」不讓你嫁，油鍋裏撒把鹽，
弄得桃紅花變成了烏鬼臉，
得兒咚咚——得兒咚咚！
但有時會被捉住的，胆大一點的孩子，哭一鼻子便算了事。有一次竟

不妙的——個小孩被捉住了小胳膊，看着她可怕的样子，聽着她狠狠的咆哮

「我與你啥仇，你們用石頭擲我？說吧……說呀！……光哭不算有種，我咬你們幾口才解恨哩……」

其實她沒有咬那孩子幾口。不過那孩子確實受駭之後，病的幾乎死了。幸而得了一位由遠地請來的醫生的救，才算從死神那裏脫逃了。因此做父母的，更將她當成魔鬼，和不祥的貓頭鷹一樣的看法了。往往孩子們哭鬧，而父母的威權掃地的時候，他們聲調裏充滿了信任，根迅速的嚇唬道：

「啊，誰再哭，……烏鬼臉來了，給……給把他抱走吧！……」
「烏鬼臉在孩子的腦子裏，好像大人們常說的「夜貓六筒眼，吃了不剩滴點，」一樣可怕，尤其在黑夜裏。所以她常常是替治孩子們哭鬧的特效藥。

她的故事，在大人們中間，被時間的激流沖淡：由鮮明，漸而退色，腐臭，甚至到現在，已經風化遺忘了。……

若不知道她的過去，誰能一下子想到：這時候一個瘋瘋顛顛，滿臉紫痘像生了癩的鐵蛋一樣，額上豎着兩寸多長像山野殺人野獸的森林一樣的頭髮，衣服襤褸而帶着臭氣四十多歲的老女人，在二十多年前，也曾是一表風流人物呢！是的，誰也不能想到，她的美麗，製造了她的悲慘命運和不可救藥的醜陋。

現在她講述的正是這故事的經過：

「我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是個很像樣的漂亮姑娘了。我娘就住在破關裏，沒有田地，全靠父親清水摸魚過日子。外婆家很富，我和父親一年幾乎在他家住十個月。後來外婆過世了，母親和舅母是死對頭，我們便回到自己家裡去，母親很要強，整天辛辛苦苦的把我打扮的很乾淨、利落，加上幾分天生的美麗，無形中我在鄰居姑娘和舅母跟前的兩個表姊妹中間，我總是佔了上風，後來名聲傳開去，到門上求婚的人可多啦，有錢有錢的，一個接一個……」

煙瀰漫了全屋，眼睛濕巴巴的直淌眼淚，我站起來把風門打開一扇，讓煙往外跑。這時黑夜上來了。

「有的是母親不滿意，有的是八字不合，終於沒有訂下」我回到原來位置，一邊靜靜的聽着迴憶中甜蜜動人的聲音，一邊收拾着沒有燃完的樹枝。「不幸母親患傷寒病死了。舅父也因吃官司化盡了家產，死在監牢裏了。兩位表姊妹也嫁人了。只留下舅母和小表弟，孤苦的過活，父親很快的把我許給「毒辣子」了。那死鬼，真不虧為「毒辣子」呢……」說到這裡她用手抓摩着她的肩，滿襟花翠的衣服，擦了兩下，大概是羞子向她進去了。而且她特別加重了「那死鬼」以後的每個字，狠狠的從牙縫裏抖出來，那裏邊含着已經陳腐的仇恨。像是假若她的丈夫「毒辣子」現在要站在她的眼前，她一定會毫不遲疑的把他咬碎！

「怎麼，他是怎樣的人？」我插了一句。

「他脾氣暴躁起來像老虎，性情早上是水，晚上是火，誰知道他有沒有正性呢！那人刁滑的利害，早年讀過九年書，歪主意却驚人的多。作弄，欺哄別人是他拿手的把戲。衙房隣居，大大小小誰不怕他呢！閻王爺也管不了他，家裏人他稍稍怕的是伯父，至於母親，他就沒放進眼裏，父親早死了，伯父管着家，他時常因要錢化和伯父吵鬧，所以他恨伯父也格外深。有一次伯父的老病漏發了，請盡城裏所有的醫生都無治好。他給伯父說他從書上找來個秘方，問伯父願不願意試一試。伯父素日最信書本了，況且又被病攪纏着，不管平常他樣子對他怎樣壞，患難臨到頭上，還是自家人親近。於是伯父高興的照着他的吩咐做了，你猜那死鬼怎麼樣？」她臉上的紫瘡差不多的正圓擠成了扁圓，給人一個這種印象：她在笑呢！顯然她被與激動了。

「怎樣？」我重複了一句。

「那死鬼真毒心要捉弄人，伯父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啦，他把伯父幾乎玩死了。……」她把坐着的凳子往火旁邊拉了拉，兩手交叉的搓着手，聲調又沈又急的落在空氣裡像是瓦片打上土地的聲音。「他對伯父說，這治法和任何藥方都不同，也比任何治法都受罪，沒有耐心永遠也治不好。伯父依着他說一不二。那時候是六月天，太陽毒的晒殺人，地晒的烙脚，他先在紙給普撒了香，叫伯父磕了頭，他把他領到南地去了。他又叫伯父把鞋脫了，赤脚站在燒燙的地上，等他去取點東西轉來，那死鬼，跪在我們門口外的水坑裏，挖了一團臭屎，接進許多辣子和黑漆，回南地去了，他又把頭先帶上一把爛給伯父拿在不要聲聲，把伯父面朝南，時下

脫子屁吹朝天厥着，他唸了一道咒，將臭屎泥往漏窟上一糊，說道：「你拿槍（壓），我糊着，你渠還漏（即漏窟），我曉法呢！」伯父受不了那辣子和黑漆的滑疼，咬着牙唉唉哈哈的叫喊着，他實罵伯父，不准他叫喊，不然前功盡棄了，他把他一人圍在那走了，還說等他回來時，一塊到家就好了……」

她的聲音內與其說含着多量的同情，不如說跳躍着人類愛看或聽別人受痛苦的本性的原始情感。我也啞啞的笑起來了，震盪着寒冷的空氣，屋裏的烟已散盡了，我又站起來把開開的那扇門關上了，播了播將熄的火。

「那麼，你丈夫走那去啦！」

「他對伯父說的是回去在菩薩跟前還得磕頭，誰知他連家也沒有回，便一溜煙似的唱着到賭博場去了，伯父真耐不住了，被晒和疼幾乎昏厥過去，後來是隣居從南地過來把他攙回家來了。以後，這件事傳的誰都知道，人家給他起個綽號就叫「毒辣子」……」

「你父親怎麼叫你嫁給他呢？」我像考問小學生似的又發了一個問題。

「我父親說求婦人裡邊，就他的八字好，以後有大福大貴哩，浪子回頭強似金，於是我便嫁給他了。」

「他待你怎麼樣？」於是她又找到了遺忘的憤恨，侃侃而談了。

「那死鬼，有時規起來，想把他自己的肉割下來叫我吃，有時恨起來，就會無緣無故的打我。不光對我，就是任何人都一樣的無常性。他讀過書，當過兵，也打過仗，還在縣府裏執過差事。他看不慣軍隊裏對扣軍餉及殺人放火和縣府裏使黑錢的事情，他時常罵他們，拍着胸脯說：「老子雖窮，骨頭硬，我頸，却沒有指公家的油水，肥自己的腸子！祖宗墳地裏還不至地上一坨乾糞土！」人家若問他為什麼給他伯父打鬧，苦苦的要化家裏錢，他會說：「家裏化的也是祖上遺產，我是祖宗的後代，我也有份，化完了大家去葬，受罪享福憑本事吃飯好了。」……」

「她說着關於描述「毒辣子」的話，像是一條斷不斷的長流，若沒有什麼去阻攔，或往別處引導另一方向，她會永遠瑣碎，細微的說下去。而我却急於知道他成爲「烏鬼臉」的原因，雖然從長輩的嘴裏已經知道的爛熟了，但好奇心要我證明長輩們的話是真實的，只有從她嘴裡敘述出來才是

鐵的證據，於是我把話截斷掉着問了：

「你的臉是怎樣弄成這樣的？」

「那，還不是死鬼給我撒的邪頭」她眨了眨眼，緊迫又動了動，似乎要人相信，她會有過她美麗的青春，決不是生來就是「烏鬼臉」的。

「我婆婆死的那年，伯父也死了。他本來在外邊當兵的，聽說已經熬上營長了，後來知道了伯父死的消息，便回來變賣家產了，原說還回軍隊裏去的，但後來被一個番姐絆住了腿，不到三個月一點家產揮霍完了。他害起病來，一直病了半年，最後眼看就要死了，他說我愛打扮啦，鍋碗瓢勺放的不是地方啦，又說我外邊有姘頭啦，反正我和周圍的東西都倒了霉，沒有一是處，他氣着問我：「我死了，你嫁不嫁了？」我說「嫁不嫁你管不着啦！」等到他覺得病沒一點希望的時候，他叫我在他床前置一個油鍋，說要炸元宵吃，他不素最愛吃元宵，也就照着辦了，他叫我給他一把鹽，等油滾起來的時候，他說：「喂，你看鍋裡有個什麼東西？爬下去看看！」等我爬到油氣騰騰的鍋上面時，他把鹽嘩啦一聲撒到鍋裏，叫道：「要你還嫁！」我臉上起着不少個的燒泡，他當天夜裏便死了。我的臉滿是紫泡，人家因此喊我「烏鬼臉」。……」

她喘了一下氣，不等我再發問，她又說了：

「那時我二十五歲，又改嫁了一個屠行的夥計，生了一個孩子，後孩子他爹又死了，把孩子苦筋費力的養大了，誰知他偷賣壯丁被捉住了」她喉嚨裏被哽住了「被炮斃了！」

她低下頭，望着那已燻的灰。人生在她面前呈現的是一幅淒慘的圖畫，餘年將儘的歲月裡，等待她的是孩子們的呵斥，和父母們的呵斥，無頭無靈的絕望和人間的寒冷。我不敢再問下去，因為「被炮斃了」這幾個字，對於她像四把鋼鐵的錐子，不但敲碎了她的生活的支柱，希望和寄托，而且敲碎了她的靈魂——她牛瘋了。

這就是她所以把頭髮弄成了和尚不和尚，道士不道士的樣子，被孩子

們按石子，當成「夜貓六個眼」看待了。

我正懷疑着她今天晚上的話，怎麼沒有一點瘋味？而人家為什麼偏要說她是瘋子呢？她的話突破了沉寂，解答了我的疑問：

「人家說我是瘋子，有時我真的是瘋了，但有時候，却很清楚的能說話，只要我不惹起我那孩子，就好了……」她，給我拿點東西吃吃吧！」

我剛把兩個饅首遞給她的時候，她慌亂的要走了，我還來不及讓她再坐一會。父親的咳嗽聲已在院子裡了，我看着她消失在黑暗裡，聽着父親的鼻息。

「就你這孩子肯找事，誰叫你領瘋子坐在家裡呢……還不點上燈嗎？……」黑暗中爆炸着驟雨似的話語，我沒有作聲，去換火柴去了。奇妙的感覺着父親的幾句話對我是溫暖的，因為父母的罵，對於子女是由愛而發出來的，對於別人，也許便是好罵而罵了。

「烏鬼臉」到什麼地方歇宿去了呢？也許一個別人的走驛就是她的天堂了吧！明天太陽一出來，她也許又要不得伸出雙手向人要雙頭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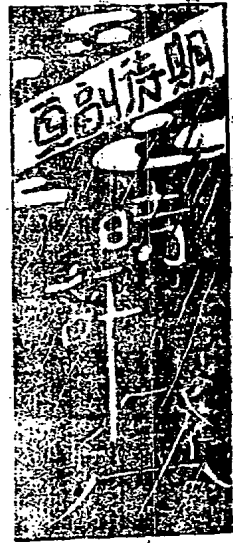
在黑暗中，我看見她的像森林一樣的頭髮，沉重和寂寞壓上來了。

「在人間，神不放鬆他們的威權，鬼不忘記他們的伎倆，而人還以不肯饒恕的心相恨……」（大意）新以的話和屠格涅夫的話：「自己不能活着，也不願別人好好生存」（也是大意）；在未燃亮燈之前，在心裏流轉了。

祝福明天的人，拋掉了那為人製造不幸的心！

（註）「神毛」，神字讀去聲。河南土話，神毛是妖怪身上使人恐懼的毛。





寫在前面

這年頭怪事可也真多。所謂「怪」，有些「不平凡」的意思（是好的不平凡或壞的不平凡我們姑且不論）。像文藝上開副業，也算一樁大大小小的怪事呢！幸而上帝並沒有把「怪想頭」完全批發給某一部分人們。

這裏，我們倒不像一般辦「發表政論」的硬性刊物夾兩篇文藝作品，企圖調和一下讀者心緒的緊張似的想用「時評」來給讀者調濟一下，而是受了朋友們的啟成，適應讀者需求而增設此欄的。

像我們這沒有「老頭」也沒有「同志」的人們，何嘗不知道這年頭「話」是不好說的，三句話不對頭，一頂紅帽子戴上了。要不，一頂藍帽子戴上了，紅帽子戴上了還嫌補，藍帽子戴上了被活埋。但，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也該有說出來作爲一個公民應說的話的勇氣，況且憲法已經頒佈了，神聖的「言論自由」保護着中華民國國籍的每一個黃帝子孫，我們還怕啥呢？

看！菲律賓獨立了！

良 岑

記得很清晰的聽到山華盛頓傳出的聲音，說菲律賓共和國獨立了，接着一片笑聲，華爾街的每一個大風主人，表示出愉快的模樣，並且還帶出一種很高貴誇詡的態度，他們會爲此大張筵席，舉鼓慶祝，在他們的牆頭上，又寫着這樣的句子：「我們把光榮的獨立賜給哈羅斯」，顯然的這種高明的作法，對那些「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濟於世界之外」的威武的人們，却是做到成功的地步。

「獨立」這個名詞，看着美觀，聽着順耳，寫在頭額上更是榮耀無比，但真正的做到，尤其是「賜給」，還是一樁頗不易易的事情。因此，從五十年前，華爾街的老頭們，就發下了惡毒，下決心要來完成這「賜給」的任務，首先，他們慷慨的不用自己的血，沖走西班牙的殘跡，雖然西班牙也同樣在嗷嗷着，要與菲律賓一個「光榮的賜給」怎麼死的「賜給」條件不，只好馴順的把這些大事重任全放在老頭們的肩上。

老頭們從榮膺這項重任後，算挖盡了心血，他們盡力在「賜給」前的必須預程上，給菲律賓鋪好了幾個道路，真可謂無所不包，用心至極。在經濟上，他們代菲律賓訂定了各種各樣的機構，並叫非人知道如何的苦耕，如何的苦作，如何的做良好工人，如何的着重向礦務工作，如何的知道紐約工廠裏所缺少的產品；在教育上，他們更是費心血了，他們不單普遍非人教育提高文化水準，且特別鑄造成非人的「山山經濟意識」與「物就天擇」的進化觀，在政治上，他們用的心血

更其是多，告訴非人甚麼叫做政治，還代非人製造出一批批的政治人才，直到今日，這些被製造出來的「政治人」，仍念念不忘於製造人的，「洪天齊恩」，極思以報效，這次的「光榮賜給」，總說都是這些「政治人」的大功，同時老頭們的一身「慈悲心」也具有不可磨滅的動跡，或者說是「政治人」與「老頭們」的變質對吧，無論如何，他們對這「賜給」上都算有功之臣了。

我們如果不是健忘的話，當還記得現任菲律賓第一任總統具有獨立意志？大總統羅哈斯，在日本的東亞共榮圈高唱入雲的時候，他的神通是多麼廣大，當麥克阿瑟，流着眼淚退至祇那那島，人民要求他出來領導抗日的時候，他却悄悄的折回馬尼拉，迎笑在大和民族旗幟之下，改頭換面，另保「皇主」，爲表示「爭取菲律賓真正民主獨立實現」，不惜一切的諂媚，參加了曾經「感覺獨立是真實」的勞萊爾政府，榮任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在這時期內，他對天皇算「竭盡忠智鞠躬盡瘁」，奉着他那裝裝的風度，天皇的巨子竟毫不費力，被非人看做「真正賜給」的天將，這樣在天皇的心目中，他不管成爲非人的「安琪兒」。只要讓「通過他的嘴非人發覺」若「聖經」加之天將威威威武，又怎能不使非人衷心喜悅呢？

這位「非人安琪兒」，在「戰時會堂東西給敵人（日本），盡了力，作了抗戰君主，那些「夫兵天將」也成爲「天皇」的衛隊，那些「天皇」也成爲「天皇」的衛隊，即是貴階級與主人階級的大合唱，摸不着頭腦，呆呆在聽的，却是一幕被稱爲「非島的主人」這個合唱，若到好處，能使你神魂顛倒，誤不知其所以，更何況是天皇臣子與非人安琪兒正在與

級，非人縱煩聽，誰還好意掃此天神與？因此，在悠悠的樂聲下，非人一個個倒下來了！至於何所而倒，是神魂被震到太空？是主人們沒有顧分來鎖此好惡？是……這都不是我們局外人所可知的。

安珠兒的智辯還不止此，前面說過，他現在已經是非律賓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試想，以他能在天皇目中視爲寵兒的那種高材，現在在老國們的眼中不是一樣可以吃得香？不相信的話，有事實爲證他現在已經是總統了，並且還特別得老國們的青睞他的主人說他是敢犯，老國們都說他是老國的功臣，既然老國們都認爲了，「高貴主人」這說甚麼呢？他的特別智慧是雙重人格的人，愈顯得「法無輕重」，但是他的雙重人格，只是雙重的人格，他永不會交變多重人格，更不會同時的具有雙重人格，從前忠誠於天皇，現在忠誠於老國，這是他雙重的人格，他從前是忠誠於主子們，現在依然忠誠於主子們，這是他永遠不會變成多重人格；他從前忠誠於天皇現在忠誠於老國，而不左同時忠誠於天皇行老國，這是他不會同時具有雙重人格，前與後都有事實證明過，現在以中間說爲題，找出證據，再來談談：

中非條約，是從去年就開始談判，中間幾幾幾斷，經我駐菲公使陳實平幾平努力，在原則上業獲一致，這原則絕對是平等互惠，決不是中美條約那樣片面的互惠，但直到今日，這條約依然被擱淺，阻滯的原因，是擬非化法的堅持，這至有許多是已取得協致的，最後又被推翻，這個「非化法」的意義，是一切以非人爲主體，不管經營任何商業或從事發展，非人都具有優先權，不惟此也，一遇戰時，華僑還須有服役義務，所具理由，是非人在華太少，華人在非太多，而且華人握非經濟大權，華人應盡一切義務，爲此，陳公使通知非政府，中非條約不再談判，從此罷置下來，到最近，非人反華空氣更熾，在非參議員沙秀伯導下，此種嚴重局勢幾使人不敢想像沙秀

政副總統兼外長李里爾函（三月一日馬尼刺爾）謂：「……全島實際均爲華僑佔領，如捕魚企業，醫院商店，大建築物，船舶及其他財產，均爲華僑所有，此固之發出，對於條約中之非條約有關，無疑，此固給中非條約一不可挽回之打擊，非在道義，我們不必去分辨孰是孰非，惟與下面那句話是絕對真切的，非律賓在去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獨立後，最先談判的是美非條約，及包括美在非建立陸海空軍基地十五處之美非九十九年軍事同盟在內之四種協定，而後與此條約同時談判的是中非條約，現在美非條約已於三月十五日簽定，領事條約，軍事援助及行政辦法姑且不談，即以軍事同盟協定之內容來說，據該協定，不但「美非兩國對聯合國均有某種義務，爲國際安全並利用各基地，」並在「在美國軍事基地外，非政府保有充分之司法權，但絕不侵犯美國安全，或干涉某種軍事或過問美國軍人彼此間之法律糾紛，」真可謂美非一家，行動一致了，美國需要非島某地甚至全島，爲國際安全起見供獻於聯合國，非島本此條約，就應履行，美國却可假聯合國之名，名正言順地佔爲已有，至如美國軍隊在菲島犯了法，也同樣可以逃法，不受此「保有充分司法權」司法法來制裁可憐的是條約上沒有規定美國所租給非人之基地，更沒有非軍人犯法可以逃法，不受保有「充分司法權」之司法制裁，因此，我們可以出比較法來確定一個定義：「羅哈斯總統永遠不會變成多重的人格，」如果以後，他能與中國訂個條約一若這個美非條約，那也不是他變成多重人格，而是中國已成了他的主子了！

從羅哈斯看馬尼拉，我們知道那一個經不起看的都市，從馬尼拉看菲島，我們知道非律賓已被人認爲獨立的國家，看「羅哈斯頭上不是倍大的金字，非律賓獨立了！

一九四七，三，一六夜

又是一劑催死藥

明德

世界上每一國家，都不免有這時期，或者某個特殊境域下，吞服催死藥，應藉此催死期備有的份量，來維持更將加進死亡前的生命活力，結果是欲止渴，渴固不能止；三尺之蠶，也情儘長眠棺槨之內，但是想我像中國這樣的，幾乎無時無地不是瀕着催死藥的質料，來維持人民生命的，確是一件踏破鐵鞋也無處尋的事。

我們可以放大眼看看，從所謂五強之一的銜號下，經過一次大戰慘勝，直到今日，才只一年多的光景，我們吃了多少的催死藥？恐怕就是用最新式計算尺，也不能精確的計算出這個數目，不管內政外交，幾乎只要經過籌備開始，這兩個步驟，結果不必問，總是失敗的。

對政上，不必多說，是有自共昭，有耳共聞的事，即就外交上來談談：

第一個給中國人民打得最痛而且最使中國人傷心的耳光子，是中蘇友好條約，這個條約是根據雅爾達羅奧密約訂定，也是在一種不完全自由意志下成立的協定，中國本身在今日可以說無能爲力，不足以抗強權，但在抗戰末期，那國全國和諧一致的情況下，堅持反對這種強姦意志的事情，是足能辦到的事，無如事實害了我們，中國並沒反對，不但沒有反對，而且還是欣然同意，我們如果不是神經錯亂的話，當這配得在中國蘇友好條約簽訂後，身當外交重任的王外長是如何爲着「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並給中國國民政府以物質上的大量援助」這些條文而狂歡，而驕傲，以爲中國內政問題從此不會再有歧見（？）但一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那又是痴人作夢，痴人夢醒，更教訓我們知道偷機換柱，畢竟是自欺

欺人的作法，一旦暴風雨捲來，眼前的一切全都消失，半分鐘都沒有，由此，我們還可以確信任何走向和平之途，都不比大家妥協（暫時的妥協，一旦民主政治真正實現，仍然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這種理想的能否見用，全國人民歡迎不歡迎）大家商榷，所能來得更捷徑，更有效。

當中外友好條約簽訂時，筆者也同別人一樣堅信，由於此條約的簽訂，紅軍已在黑龍江岸積極奮戰了，不久果然哥德克騎兵，帶着英勇的姿態，衝過那條神秘的黑龍江，配合着長崎廣島的原子彈，大和民族屈服，昭和天皇投降，一幕現代歷史悲劇遂至此告一段落，但筆者却不同意那時一般御用報紙所宣傳的，關於此條約對中國內政上發生的影響，尤其筆者痛恨，此條約的簽訂，中國的北部邊防從此不能有所保障，主權喪失，開引狼入室之先河。

接着中蘇友好條約之後，另一件此中蘇條約所加於中國人民痛苦之大的，是中美商約的訂定，這個條約，與其謂為中美商約，則不如謂之「美死中約」來得恰當，內容條文如何，下開撰「中美商約的透視」一文，詳細討論，暫不分析，而年來事實證明也足可明告我們「美死中約」還不能痛刻其深處，這條繩子，不惟斃死今日之中國人民，尤將陷中國千萬年後代於永劫不復之境，如果我們，可以看看，如果我們有良心，也可拿事實來對證良心，我們話是徒欲危言聳聽，還是正過其實？在今日，無論具有任何政黨背景的人，都不應再背負良心說話，強人之意志，認黑為白，認我之忠貞，疑我則別有具心。

中國人民為美中英兩約之淚未乾，緊跟無情一棒又落到中國人民頭上，中美民航協定又經原則上簽妥，據說這次協定是依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芝加哥國際民航會議規定之國際民航協定為藍本，雖「簽字尚需時日」該條約之終能成立則已為定型，同時「根據外交慣例，是項協定屬技術合作」兩國代表簽字後，不「俟中英政府雙方簽定全權代表」，「即可生效」此「即可生效

效」四個字對於中國人民不啻又是一劑催死藥。在中美商約簽訂後，誰都料到將有些國家在互惠原則要求下，同樣向政府要求訂立類似條約，接着英國商務訪華團，在極有信心的把握中，從北歐飛到遠東，憑着強硬口氣在中國朝野大談其「中英親善世界貿易政策」，所據理由是與美國商榷，焉獨不與英國商榷？我們不都是白晝得無奈，發了幾句談話，悄然拂袖而去，返英後，又說了幾句話：「我在延安會和毛澤東們長談，在南京也屢次聆聽國巨黨方面的意見，坦白的說，他們雙方政見中離太遠了。我想像不出他們目前怎樣可以和解，我實在悲觀。」這確是克利浦斯夫人衷心之言，中國的內戰使英國不能實現大量貨物傾銷之美夢，儘管如坦白的說「一句隱伏的話，仍然沒有說出，那就是美國的拳頭硬，比這不過，為針對中國內戰不影響美貨輸入而對影響美貨輸入？為什麼中美商約，能那樣簽定，以至短期內完成各種立法程序，在歷史的紀錄中都沒有後這個條約的迅速？而且這內河航行權，在政府簽定中美商約後，會如何來宣揚？那是最合理的，如何的不妨自主權獨立，為什麼這樣冠冕堂皇的賜與，一輪到英國身上便不那樣慷慨，也不那樣容易？我們知道英國在蘇的貿易戰爭是打敗在美國手中，是不是因此人能斷定應將永遠放棄貿易收入，不再加給中國人民痛苦？不是的，至少，這這國民航協定是足可證明其不可能，何則英國人在香港還有一委更大的本領，從開發廣東起，進而發展整個華南經濟，甚至驅逐美國於太平洋上。如果這些計劃，英國能打成或進等，則中國國民經濟將由美國移於英國。

中美民航協定主要影響中國的，是中國民航事業將有一線生機的被救，則其作用是意味若事，類似中美商約的簽定，仍有可能，利用外國資本技術來發展中國實業，本是天經地義的事，

借一經實行，便走錯路，走的結果，就成資本在人，技術在人，主權也在人。資本技術在人，固不足畏，主權在人，則誠足畏。昔日，我們所談者，無一不是同等國家視為種種條約等，廣義者，也無一不是同等國家視為種種條約等，其所以能與同等國家間情形比較的，正是我們國力與英美不能同等，也是英美在中國的經濟開發，而主權不在中國人自己手裏，因此，我們今日所談者，並不是與外國通商，而是通商利益的主權喪失，不能由我們自己來把握的任何通商協定。

一九四七，三月九日

舉足輕重的中國

星火

第二次大戰的結束，在政治上形成了很大的變化，法西斯被徹底地判處了死刑，為了應付現實與需要，世界上到一個角都形成了急劇地向左轉的趨勢，這使已往幾個極權的國家或個人不得不踴躍於他們的尾後，暗地地含含糊糊地帶了句，這很明顯地昭示出來，他們的時代已成過去。

一個國家的人民，正如一個民族一樣地不會永久處於奴隸地位的。當他成熟的時候，自然會順着人類的天性去尋找自由平等，當他遇到阻礙的時候，他一定會像任何人在尋求最珍貴的東西而遇到了毒蛇的時候一樣地要死奮鬥到底，不然他會毫無聲息地壓垮了他們。他們不但要爭取政治上的平等，而且還要爭取經濟上的平等，他們雖然不願意吃着佳餚美味，而每日被特務警察包圍着得不到一點安心，可是他們也決不願意生在民主的國度裏而活生生地餓死，這同樣地是違背了人類的天性，這也是世界上人類的人類正在被壓迫的原因，何去何從，當然他們必須配合自己的需要去慎重的選擇一下。

現在這兩種代表當然是美國和蘇聯——現世界的二大強國。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世界。倘若舞台上的主角，別的人都是尾隨着他們的。

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兩大對壘中，因了浮淺的解釋，宛如他們是善不兩立的，遂引起不少人們危險的推測，她們是否必須一戰？

那是對的，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在最近的將來都有着充分不可發生的理由。在英美集團下，當然有一部份人認為我們或友邦擁有強大的海軍和舉世無二的法寶（只少他們自己以為如此）——原子彈。可以在四十八小時內消滅任何巨大的「敵」國，仔細分析起來，這正如在一九四一年預料紅軍將在蘇聯軍隊猛攻下會崩潰的軍事觀察家犯着一樣地錯誤。

大抵份的國民人民却很了解這種錯誤的開始，也就是他們多年來流血所獲得的民主，被判死刑的一天。在這些年的日子裏，開始以前，絕不像在珍珠港事件以後，才得到人民參戰的允許那樣地緩慢，亦其甚也。在戰後二十四小時時才能向民衆解釋開戰的理由，而且軍事權威者將直接地統治了整個的行政機構。在另一方面，凡是一個負責任的領袖，也絕不會再蹈日本倫斐珍珠港那種毀滅人性的絕大錯誤。

在經濟的觀點上，蘇聯與美國也絕沒有擴展領土的野心，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有充足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只是消費的市場，若在不違其目的方面上講，更更需一個繁榮的世界。共產主義的蘇聯，沒有經濟的危險，不會有過剩的生產。不會有失業的工人，也絕不會想到擴展領土或尋求廣大市場去利用其自己全部的人力（雖然戰後許多報章，有蘇聯欲求擴展的許多事實，但大部却是美國放的煙霧彈，其實美國却正在積極地呼求繼續保有太平洋上各軍事基地，雖然當時傳時地。但很明顯的這都是由於猜忌而

引起的過度防禦。在中國由於報章方面的關係，當然這比蘇聯比美國更厲害，但實際上蘇聯所作的並沒有與各國之一切協定相抵觸。戰時蘇聯的損失，無論人

力物力都是相當巨大的，在財力方面約合美元一千二百八十億，人的生命的喪失為英美兩國死亡人數總合的十倍，戰時美國雖對蘇聯有很多的物資輸入，但這些只為蘇聯本國所能貢獻的十分之一，而對英美的三分之一多一點。在戰後日本、德國都有美軍運送的物資，而損失最大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却山聲請七億而被降為二億五千萬，同時希臘、却得到三億多而南斯拉夫及義大利却各得到四億多。

很明顯的，蘇聯得不到救濟物資和賠款，不得不重稅加於曾經侵略的國家，並且蘇聯在歐洲所拆卸的，還沒有達到此次所規定的數目。

蘇聯為了能達到適當的賠償數目，不得不暫時變賣一切機械而就地利用敵國的資材，與人力去生產，以正產品抵償賠款，但這樣正與英美的使德「經濟統一」的方針相反，而摩羅却逐日變深。

在這兩層摩擦夾縫中的中國，却不能盡力完成支持的工作而各自向一邊倚，這種結果當然是可以想見的，前而也會經過，蘇聯與美國使這種條件的目的，都是適應於安全防禦的結果。她們不定必要中國傾於她們自己一方面，但却不願使中國成為假想敵。所以這也是極在蘇聯關係沒調解以前，不自強的中國局勢一天惡化一天的原因，不可否認的政府在對內方面而沒有失去主動的地位，這種地位，任當然政府負大半，若想到國際上的矛盾，擴大自己的權利，而不願整個國家的利，那真是犯着一種不可救藥的罪過，最後只有使中國重入一次殖民地地位。

誰都理解到國共之所以鬧到如此地步，完全出於不諒解。所以若根本解決，請美軍立即撤出，以減少互相的猜忌的一個作法，總不會過於虛吧！很明顯的事實，在日本投降後，美軍運送國軍至華北及東北各地共有十三個軍，人數的四十萬餘人。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共交於中德現政府飛機達八百架，各式軍艦共二百隻，各種零星軍火達四萬餘噸，試想共黨目擊着這種事實能否接收美國片面的調解！

共軍提出了兩項解決的要求，國民黨却不予考慮的拒絕了，當然地這裏面顯示出來共黨一貫

的詭詐作風，但他們實在也不願意再在和談的招牌下受着強烈武器的攻打。若如此下去，中國的內戰也只有繼續到美蘇關係調解後被共管時才會停止的。

如此世界

伯先

(一) 蘇聯

在莫洛托夫於四外長會議中提出對中國問題以後，我們是更深的瞭解了所謂「世界」；截止到今日止，仍然還陷於人類在茲污者自己靈魂的野蠻階段。人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實際上却都是男盜女娼。這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任何人再作痴夢了。而中國確切是依然陷於最悲慘的境遇裡。

四外長會議是戰勝國為了討論「敵國」——奧等——而召開的。中國是戰勝國之一，且是五強之一，為什麼不邀中國參加？若說與奧問題與中國的牽扯，則有誰否認今日的世界，是每一個角都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一塊？而世界上每一個國都有他促進世界和平的見地？難道中國就能在大會獻出奇特有力的意見嗎？這分明是在說明着今日的世界，依然是「勢力眼」的世界。倘若中國有三萬架飛機，八千條軍艦，或者擁有幾枚原子彈，說不定這四外長會議（那時則為五外長會議）還會在南京召開呢！

好吧！我們開自己的會，我們蘇聯門打我們的內戰，倒也沒有什麼不公道的。為什麼竟有人把中國事情列入議程？中國是法西斯嗎？是戰敗國嗎？中國人的事情你們能管得了嗎？你們配管嗎？你們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倘若你們是帝國主義，我們對你們這種建議不驚訝，因為帝國主義是專門帝人之國的。我們事前會有所準備，我們知道去如何和帝國主義火併，像和日本人火併一樣。對於你們這種揉着下流的齷齪思想，向任何會置諸意料之中。但你們是現在世界上置得向任何人誇耀的佔獨份的共產主義的國度！你們是馬克斯的信徒！你的思想和你的行動是有着多麼遙遠的距離呀！

想一想新疆的鬼，想一想蒙古的鬼，我們聽

相信那是一個帝國主義的陰謀，真正的馬克斯的信徒，絕不會搞出那種卑鄙無恥的玩意兒，但，這一些，我承認自己已倒，那一些出現在斯德...

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是馬克斯的名詞。

聯在本國究竟鬥爭得如何，或者合理不合理，我們不過問，我們也無須過問，但是，到中國來...

這便你們的「鬥爭」嗎？馬克斯理論的精髓就是如此的嗎？就是說可以去開爭一個用頭腦去和人家大砲碰了八年而收回自己手裏搶去的東西...

(未完)

嚴懲陳儀 以謝國人！

楊仁

「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史上慘痛的事，也是抗俄抗日的民族鬥爭，也是抗俄抗日的民族鬥爭，也是抗俄抗日的民族鬥爭...

本刊業已依法呈請登記中

北平大校場，被槍斃的，被槍斃的，被槍斃的，被槍斃的，被槍斃的，被槍斃的，被槍斃的...

二月二十八日後，全台灣發生騷動，戰者個個都染上了人民的鮮血，在一個人的地上，分成兩個不同的行列...

本期零售每冊一千三百元

Advertisement for a magazine. Includes '本刊登事' (Magazine Notice) and '廣告價目' (Advertisement Rates). Rates include: 地位全 一面半 面 四分之二, 價目二十萬元 十二萬元 七萬元.